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種

王雲五主編

海外軒渠錄

斯威佛特著

林魏
紆易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海外軒渠錄

著特佛威斯
譯紆易 林魏

著名世界譯漢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錄 渠 軒 外 海

譯 紆 林 著 特 佛 威 斯
易 魏

路 南 河 海 上
五 雲 王 人 行 發
路 南 河 海 上
館 書 印 務 商 所 刷 印
埠 各 及 海 上
館 書 印 務 商 所 行 發

版 初 月 二 十 年 二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究 必 印 認 權 作 著 有 書 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GULLIVER'S TRAVELS
BY J. SWIFT
TRANSLATED BY LIN SU & WEI I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序

余纔有知覺時。卽聞長老言。人之至小者。無若焦僂國民。最長者。無如巨無霸。則受而識之。稍長。讀列子。乃知東北極有人。名曰蟬。九寸。郭璞圖讚。焦僂極麼。蟬人惟小。其證也。洞冥記。末多國。人長四寸。獨異記。李子昂長七寸。廣志。東方有小人。如螻蛄。撮之滿手。得二十枚。則較焦僂小而又小矣。河圖玉版。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洞冥記。支提國。人皆三丈三尺。又佛長一丈六尺。小弟阿難。與從弟調達。俱長一丈四尺五寸。至防風國人。則身橫九畝矣。余不知較之長狄僂如何似。僂如長五丈。然則富父以戈椿其喉。富父之高。亦將二丈有半矣。是均荒渺不根之談。惟余在浙西時。所見之小人。則確二尺。鬚蓬蓬然。林迪臣先生。方守杭州。疑術者以藥縮之。將加審訊。尋亦弗果。而徐清惠撫閩時。曾攜長人。可丈許。短後荷戟。汗浹其背。余方十歲。親見之於南台市上。合是二者。則焦僂與長狄之說。又不爲無據矣。私念歐西非實聞確見。必不恣爲妄語。第不知有是謬說否。及譯是書。荒渺竟有甚於列子諸書者。其言利里北達。則六人納之一囊。其稱大人國。則御膳必陳一鯨。遂令觀者捧腹。吾國

之書。敘是怪誕。特數語錯見而已。葛利佛所言。長篇累牘。竟若確有其事。嗟夫。葛利佛其殆有激而言乎。葛著書時。敘記年月。爲一千七百餘年。去今將二百年。當時英政。不能如今美備。葛利佛佗際孤憤。拓爲奇想。以諷宗國。言小人者。刺執政也。試觀論利里北達事。咸歷歷斥其弊端。至謂貴要大臣。咸以繩技自進。蓋可悲也。其言大人。則一味稱其渾樸。且述大人詆毀歐西語。自明己之弗勝。又極稱己之愛國。以掩其迹。然則當時英國言論。固亦未能自由耳。嗟夫。屈原之悲。寧獨葛氏。葛氏痛斥英國。而英國卒興。而後人抱屈原之悲者。果見楚之以三戶亡秦乎。則不敢知矣。

光緒三十二年三月望日閩縣林紓畏廬父序於望瀛樓

海外軒渠錄

第一章 記苗黎葛利佛至利里北達

第一節 葛利佛敘其生世 述其行踪 碎舟於礁 得生至岸 及利里北達 見囚於

土人

葛利佛曰。余父居英之納汀穹。微有居積。余其叔子也。少壯納於肯布勒伊孟紐學堂中肄業。則年十四耳。讀書其中三年。余勵業頗摯。以學費巨。家中不中貲。不能以兒戲浪擲時序。顧亦不能持久。遂舍其業。復至英倫中良醫柏忒斯家習醫。於是又四年。吾父時亦賜余少貲。余卽以此貲。私習行舟。並治數學。此爲遊歷家所必需者。余心自念。此後必以浪遊自擴其胸次。不復鬱鬱居此矣。四年既畢。余歸省吾父。父悅。復賜資。及余季父約翰。與他戚。咸有所賜。綜得金鎊四十。衆尙許余。年予三十鎊。資余客於利登之間。余之居利登也。習格物學。凡二年有七閱月。卽以此資爲客行之助。業畢將歸。時余師柏

忒斯遠道以柬見招。助治所業於白燕軍艦。船主曰阿伯拉罕。督隊曰邦尼。余與處可三年有半。遵海道兩至利犁。歸後。決計居倫敦。依金師。師戒余勿出。薦巨伐病人。授余施治。余乃賃小宅。而居於老樵里。里中有人憐憫。予與室女麻利巴東成婚。麻利者。爲韞肆主人之仲女。居新城橋。余得粧資可四百鎊。而吾師逾二年逝矣。余上下無交。又不得吾師匡拂。事業因之中廢。而余之族兄弟。又不循軌法。余身益蹢躅。無所麗。羣季亦不吾親。乃與吾妻及一二契友商酌。將變業爲海賈。兼爲瘍醫。於是海行者六年。往來於東西印度之間。六年中少得餘羨。閒中輒研究名人著作。無論古今。均一一寓目。積書乃無算。且余每至商埠。恆閱察物情。兼習其語言文字。余腦力尙佳。成能記憶。及後此海行。遂及否運。乃倦遊不復出。欲長守吾妻。取家庭之樂。遂自老猶太街。遷居刑曹之巷。亦稍稍結納海賈。冀得以商業自振。顧乃無成。盼望者三稔。後始遂吾志。此時有羚羊商船。其主者曰威廉布利加。此船將放洋於南海之伯利斯多。英商時爲一千六百九十九年五月四號。出海。海行良平善。余亦不復詳敘。今但簡舉其詞曰。自伯利斯多直趨東印度。道中遇颶。乃飄泊及於溫治猛大陸之東北嚮。自天文驗之。在南緯三十二度二秒。船人以用力過度。眠食皆失。死者十二人。即未死者亦懨懨欲盡。時爲十一月五號。

其地乃爲初夏。氣候殊也。天霧如墨。舵工言前有頑石。去船僅一百碼。而風力狂掣。直推吾舟碎於礁上。生者僅六人。余其一也。乃急下舢舨。趣海。勿令與巨舶同盡。划舟可十咪外。格不能前。以余輩精力至此已盡。乃趁浪力上下。忽北嚮狂風大至。俄頃舟覆。同伴五人。及大舶中餘人。至此均不可問。以余意度之。必盡付波臣矣。余身則爲浪所激。拍浮而前。余稍縱其足。仍不見底。此時神木色朽。瞑目待死。已見風颶稍息。而足已及灘。少須。至一崖際。崖亦未廣。然灘行可一咪。始至崖。以時計之。可夜中八句鐘。更行半咪。乃不見有居民及廬舍之屬。余自念爲力已罷。精神頹憊。眼前有物。亦不復覩。然余離船時。惟少飲布蘭地。水中沈浸既久。益以溽暑。遂倦極思臥。幸崖中生小草。溫軟可愛。余乃沈酣。以時計之。可九句鐘以外。醒時。天已遲明。余思欲試起。顧不能動。蓋余之寢時。實以背就地。覺時似有人縛我。杙之於地。余髮至濃密且長。亦一一加以杙櫛。余覺身中似有綿縷周縛。日光暴烈。光力射及余眼。余聞有微喧之聲。集耳際。而四無所見。但見蒼昊。少須。似覺有動物。集余左股。而此動物。忽徐徐近我胸次。至於頰下。余強以目視之。生物實人類。高不逾六寸。左弓而右矢。俄而可四五十輩。厥狀如一。余大愕。不禁大號。號聲一發。羣小皆遁。後此羣小告我。如聞雷聲。自胸上傾跌而下。死者數輩。余聲止。復集。

中有一壯士冒險力前。視吾面。舉手向天。似贊歎狀。其聲清越。作飛基拿地葛五字。衆聞此聲。乃人人覆述其語者數。余亦若解其意。想讀吾書者。知余此時。心甚怔忡無主。強力思起。而羣繩皆立斷。左腕已脫。杙略能迴面。見羣小人縛余之法。乃極力自脫。覺亂髮爲杙所縛。亦立解。余首動時。羣小皆辟易。欲追捉亦莫及。但覺羣聲嚶嚶如蟲鳴。久之少止。似其中有一人大呼曰。東沽弗納。語時有數十百矢羣射余手。似針鋒刺入毛孔。且有無數仰射天空。自空反振而下。猶歐洲之仰炸彈。尙有餘矢及余面。余以手格之。此時矢雨稍止。余大呻。乃極鼓動圖釋縛。縛垂釋。時而羣小復集矢於余。且以矛進。幸余身著軟皮短衫。矛鋒弗入。因思際此紛擾中。求生之法。不如寧靜爲佳。乃弗動。至於經夜。余此時左腕已釋。本可自由。然患死不敢與抗。以見狀觀之。此羣小必大集陸軍。與余爲難。此時彼輩見余沈寂。亦不縱矢。但聞人數逾多於初來時。在余左耳之外。可四碼。聞丁丁琢木聲。可一句鐘。似鳩工製作者。時余髮縷縷爲彼所杙。轉面觀之。彼中製架可尺五。似飛樓颯敵者。左右懸二梯。樓上可立四人。中有一輩似貴人。嚶嚶類讀祝文。余竟不能審其隻字。惟此人未讀祝之先。乃大呼者三。曰蘭咕嚕地哈森。此數語。後羣小咸釋以告余。余始知之。樓中人語後始讀祝。讀畢。有五十輩及余前。力斷余繩。余首能右。

轉矣。見此讀祝之人作勢似與余言者。其人類中年較彼三人略修。三人中有人後引其裾。其裾較余中指略長。餘二人則左右扶掖。似社會中演說之大儒。余觀其意。似作勢恫喝余。已而又作溫慰狀。繼而又作憐憫狀。作慈愛狀。余亦以語報之。似自承其降伏者。乃舉余左手指天。示引天爲證。且示以饑餓之意。余胃火大熾。饑不能忍。而外象所呈。實不能自制。雖示饑於人。於主客之禮未洽。願已無如之何。但時時以手指口。作乞食態。樓中人曰赫古。赫古者。後此始知爲其中之勳爵至貴也。赫古似知余狀。乃發令。引長梯於余胸際。時有百餘人登梯。爭奔余口。負載食物。云奉宮中詔旨。備糗餉余。余見此肉食中似有數種生物。但莫審其味。似股脛腰髀之屬。調和甚美。狀類百舌小翅也。余一張口進數物。咽麵包三丸。丸如小洋槍彈子。衆如投物於坎。乃大奇異。以爲不測。余食後求飲。猶以爲未足。衆爭努力。取巨甯授入余手。啓其封。余一口盡一巨甯。甯中酒未及半兩也。味如巴甘地小酒。而較巴甘地爲甜。衆進第二甯。復盡之。渴而更求。衆乃弗予。爭上余胸。跳舞者數呼曰飛基拿地葛。斥令去巨甯。呼余臂下人趣避。曰波拉密弗拉。余知旨。乃引手取酒甯。擲之空際。衆復大呼飛基拿地葛。余夙意將抓取胸上人數十人。擲之於地。顧又念此爲非禮。且不能悉毀其人。矧旣已引服。作如是強橫。於理尤弗協。

遂釋然與之敦睦。且思入彼客卿之列。復念此蔑蔑者。乃敢履余胸上。不患巨靈之掌。足以取擲之。其人亦云勇矣。移時衆見余已飽。尋有一勳爵。似天潢貴胄。徐登余左股。嚮余面而前。侍者可十二人。出詔懷中。至余目睫之前。讀可十分鐘。怡然有詞。况俱不知其所指。然顯者語時。面恆外嚮。似將運致余於城中。云已開議院。必致余闕下。始可。余略以意答之。且引手爲勢。示貴人。以手指身及足與手。示之求釋。然舉手時。防將貴人車馬從者觸跌。故引手絕輕。余作勢時。此貴人似悟。亦以手示余。言卽致余城中。亦必加以囚拘。又示余以勢。言食飲皆足。加以殊禮。余此時復怒。力欲蹶起。而羣矢復集。余手背均痛。以舊創未痊。新矢復集。且大兵麇至。余不得已。示以手勢。聽彼所爲。赫古聞言。及其從者。與余敍禮退。其狀至適。赫古去後。衆復大呼曰。柏倫西黎。呼後有無數人。爭集余左。去其杙。余得側身便旋矣。其溺汪洋。衆復大駭。不知其所以然。大呼四奔。聽此狂流猛逝而去。時余膚上尙集矢無數。衆爭拔之。塗以油。油氣芳馥。體頗輕逸。加以飲食。厥狀如初。因而復睡。逾八句鐘。已而始知御醫加迷藥於酒中。令余昏睡。蓋余來時。宮中已聞。朝議處余如是。適余正酣睡。而迷藥之部署。亦在宵中。余心服此中人之有智勇也。然人固智勇。爲狀亦陰險。滋不願吾歐之君臣效之也。雖然。余不擇地而臥。設此中人以

矛矢相加。在勢亦可立殞。惟清醒時。則此輩良不爲吾敵耳。土人算學頗佳。工藝亦精。殆其國主鼓勵臣民。故能如是。余深偉國主之有學。尙能製機器。作廣車。輪轉巨材。尤能以意爲兵輪。長者至於九尺。卽以地產木材爲之。船成。卽以廣車載出三百碼以外。入諸海中。時國主調木匠五百人。及工程師。製絕巨之機器。此機器離地可三寸。長逾七尺。廣逾四尺。爲輪二十二。余明日醒時。此機器已至高與余臥地之身齊。惟彼用何術足以升余於機器。則不可知矣。但見羣小樹木材八十株。株可一尺。備以舉余者。每株各繫以繩。及木棉布條。縛余頸臂殆滿。選精壯九百人引繩。而株上且纍纍加以輓轆。徐徐升余於機牀之上。縛束尤固。茲事均後此告余者。時余飲酒極醉。乃昏惘不省人耳。聞駕車者。以內廐駿馬一千五百匹引車。馬高可四寸有五。引余入關。關距海濱約半哩。余行次可四句鐘。余醒而車適停道次。有少年人欲覘余異。立登機車。至余頰上。中有巡警兵弁。以矛刺余鼻。余乃大嚏。此二人引矛後卽立奔。至三禮拜後。始詢知大嚏之故。乃爲矛也。是日復行至夜。左右衛士凡五百人。束炬引弓。備余倔強。迨近城可二百碼。日已逾午。國主率臣僚出郊迎余。其中大將。切諫國主。勿冒險登余胸際。時車停處。得一古廟。此廟爲巨國觀。以前此國變。大行誅討於廟中。國衆爭視爲污瀦之地。不祠神於此。

矣。廟中遷徙一空。余車止時。國衆即謀館余於是。廟扉北嚮而闢。門窗可四尺。廣亦二尺。以勢度之。余僂身可入。第須作獸行耳。廟門之左右有疏櫺。去地可六寸。廟左有曠地。國主特遣鐵匠。製九十一條小鍊。其狀似歐洲女士鍊。衆卽以此鍊鎖余左股。且以三十六鎖鑰之。廟之對宇。可二十步。有高礪一。高近五尺。礪上國主率諸朝士臨視。此蓋後來衆人見告者。衆言。居民集觀者可十萬餘。而邏偵之兵亦萬餘。兵衆至時。爭以梯登余胸際。國主立下嚴旨。更有以梯級登余胸者。死無赦。嗣聞匠人啟王言。鎖此巨人。必無術足以自脫。乃盡去余縛。余起。悲涼萬種。殊爲生平所未歷。而居人見余起立。高可矗天。而驚駭之聲四達。雖有筆墨亦不可以狀。鎖余之鍊。長逾二碼。縱之可以週行半規圈地之內。尤繁鍊端於四尺之門內。可以出入自如。

第二節 利里北達皇帝暨其貴近大臣來觀葛利佛 敍皇帝及廷臣性質 皇帝勅宿學大臣授葛利佛以本國語言文字 帝悅葛利佛和藹乃大加寵賚 皇帝以大臣檢視葛利佛衣囊 葛利佛佩劍及手槍咸爲居人載歸府藏

余此時覺已起立。乃四週環矚。自念生平作客於人國。殊未嘗加以囚拘。靜觀其國。園囿繡錯如置。

棋而田畝經界。畝可四十方尺。似種繁花。雜樹蒙密。高低相間。其最高之樹可七尺。蓋彼通國中之最高者。余左顧得一村。村中景物。似戲園玻璃壁所繪山林之狀。余在此數點鐘前。爲天然之力所逼。竟昏瞶不能自視其身。既醒。則怔忡憂悚。不知所爲。思極惟有入室偃臥爲得。既入即闔其扉。引足拖練而行。週矚廟庭。遂息於地。余生平作如是偃臥。實第一次耳。讀吾書者。當諒余至此。不能不作獸臥。境徧我也。自是日起。遂晨起吸取天氣。即鍊條所及之地。閒行自適。而遲明。供御之物。卽紛沓而至。有二侍者。以車輦食飲至。雖得飽。然殊不欲懣懣囚拘於此。以終吾身。脫余不思淨潔之境。固亦毋恤。願平日懷清履潔久。卽亦不能不思。苟用此以處情慾之兵。則轉以囚拘爲適。以長日偃臥。仍可得食也。明日。余啓戶出吸天氣。皇帝已夙至。騎馬嚮余。其馬絕神駿。馬胸極博。似經訓練者。皇帝威稜。馬亦若解事。爲之宣暢於外者。帝巍然踞鞍。至余前立。宿衛奔集受繮。皇帝下馬。仰面觀余。大加稱歎。趨起不敢卽前。忽下令御庖及侍食者。賜余食飲。爭以廣車載至余足之下。其肉食十車。酒漿亦如之。此二十車中物。余一啖盡。二三車肉。十車肉立罄。乃復啓其佳釀十筩。筩中纍纍均小瓷瓶。每車置一筩。余一口盡一筩。十車酒亦立罄。方余食時。王后亦在。並東宮及內宮之人無算。且副以命婦。均遠遠列坐。觀余

食飲。方列卿至時。咸集朝皇帝。皇帝天表玉立。較羣臣爲壯碩。望之儼然。且威毅無倫。其唇絕似奧大利亞人。鷹準而豐下。作橄欖色。矗立弗僂。肢幹雄整。動靜均中規矩。且端重。年鬢正近中歲。聞已御宇七年。七年中恆得大捷於隣境。余時方臥地。以面就之。皇帝近余頰。可三碼之遠。故觀之歷歷。且皇帝近余腕下。登吾掌數次矣。余始知其爲帝也。帝御服修整。與歐亞二洲之俗相參。冠黃金之盔。鑲以寶石。頂上翹鳥羽。出刀於手。用以自衛。謂余少忤其意。刃且立下。刀長可三寸。柄飾亦華貴。均以金及鑽。玉音妙發如琴。楚楚入聽。而內人及命婦。咸盛粧。衆所立處。如歐人裙幅中所鑲花繡者。瑩炫照眼。帝絮絮言。余亦答之。竟不能通。而輩中尙有教士律師。余蓋以意揣度而得之。似奉朝命咸來面余。余歷舉各國方言試之。如上嚙嚙。下嚙嚙。臘丁。法國。日斯巴尼亞。意大利。林高亞。佛蘭卡之類。語之仍弗曉。如是二句鐘。帝及廷臣咸退。以巨隊之巡警衛余。蓋防下等社會挑釁於余。故嚴防之。以彼細民。必以親余顏色爲快。尤有無禮者。至以利矢相加。余坐以觀之。而矢仍時集。中有一矢幾中余左眼。巡警大臣怒。下令縛六人。寘余掌中。令余罰之。隊中人如令。縛囚。以矛驅近余身。令余得引手拾取之。余乃取置右手之上。納五囚於衣囊中。其第六人。余張口作勢欲吞之。掌中人作怪聲而號。巡警大臣狀亦甚

悲。余又從囊出小刃。則掌中小人尤震。余笑而立釋其惑。蓋出刃者。釋其縛。非殺之也。且徐徐置之地上。囚大悅而奔。余次第出囚於囊。一一釋置地上。而居民聚觀大悅。似許吾仁。即廷議亦大嘉許。晚時。余復匍匐入廟。臥於地上。如是者二禮拜之久。此二禮拜中。皇帝傳詔。爲余製巨榻。合六百榻材。聚爲一榻。輦其零星斷片。至余宅合之。又集一百五十人所臥之衾材。絕長補短。裁爲大褥。可八重。余臥之。直不見其厚。余所居廟。地板絕光滑。與臥褥無異也。此外尙勝毡毯之屬。頗供余用。是時新聞遍其國中。而富碩之翁。頑陋之民。咸罄村而至。至於罷其穡事。弛其家政。設非朝廷累下嚴旨禁勒。國民之生業隳矣。詔書謂凡村民已見此巨人者。務即歸。勿濡滯。且不令更至。巨人所居五十碼之內。若必欲觀者。必赴外務部領取執照。且須照費。因之至者良不易。卽朝廷亦時時申論。求所以安置余身之法。後此有貴胄之人告余。余始悉之。言君臣聚議。至以爲難。良不知所以處置。又言苟令之自由。則飲食更鉅。國家儲備一空。國且奇荒。有言必餒余令死始可。又言當以毒矢射余。令毒發死。惟國老抗言。此巨人果死。尸氣一發。則村鎮必大疫。且傳染國中。非福也。方聚訟間。有陸軍首領。適入議院。言余厚待六囚之法。稱爲至仁。語聞。皇帝大感動。而廷臣亦羣許余仁。立降諭旨。令近畿九百碼之內。日買牛羊之

屬。佐以四十綿羊。及他食物飼余。此物尤當與麵包相比附。酒漿如之。而所需之費。廷旨由度支大臣給予。時皇帝府藏充實。不苛斂於百姓。苟非戰事。無就民間徵發者。而民亦樂以資助國家也。皇帝既發內藏食余。又以六百衆聽余使令。此六百之食品。取給於政府。且爲蓋小茅茨。列居廟次。皇帝發令召衣匠三百人。爲余易新衣。如其服制。且以博士六人教余以國中語言文字。又大集國中常備兵。及羽林騎士。操於余前。俾國衆稔予。不以爲愕。以上所言種種均見諸實事。逾三禮拜之久。余習其國語。頗能出口。此三禮拜中。皇帝常臨存。且助六博士教余。余乃與皇帝接談矣。余第一節思以自由之意。上達帝聽。乃長跽而練習之。皇帝似言茲事未能即允。非集議員許可者。恩詔終不下。且云須立誓。不與國家爲難。方釋若囚。然雖在囚中。聖恩已渥。而皇帝且命忍性。勿躁妄以自取戾。若果如是者。不特吾以汝爲賢。卽國民亦靡不悅服者。皇帝復曰。余今將發令。令檢若身。以大臣言爾身挾有軍器。事甚可危。以爾號爲人山。乃復挾重器。國家將無以備汝。余曰。臣身出難中。一無所有。苟有願傾囊以獻。帝曰。以國律言之。汝宜受吾二大臣簡驗。惟汝未許我。彼二臣者亦毋敢遽前。皇帝言旣溫藹。復悅余馴善。因之主客甚契。皇帝復言。凡爾所挾之重器。存余府藏。異日離去敵邑者。一一奉償。不汝留也。余

曰。諾。乃取彼二大臣實之囊中。既而屢遷其囊。令檢。舍一表囊。及一秘密之囊。不令檢外。餘皆示之以誠。蓋所云秘密之囊。其中物與他人無關。於吾身則有至切之關係。一表囊中。儲一表。銀表也。他一囊。則實一金塊。彼二大臣者。挾有楮墨。咸一一記其所見。上之皇帝。後此余日記中。繙之爲英文曰。臣始入人山之右囊。嚴加檢勘。有一巨布。絕粗且廣。其尺寸可爲廣殿中之地衣。左囊中有絕巨之銀箱。卽以銀爲蓋。闔之。臣力弱不能啟。乃令彼發之。臣陷身其中。塵灰紛起。被面棘鼻。大嚏。更至半臂左偏。有白質之物。頗脆薄而厚積。大逾臣身三倍。中有巨繩縛之。其上作墨色痕。似其國書。每一字母。大逾臣掌。尋於半臂中。又得一機器。其下有巨桿二十枝。是必人山用以櫛髮者。臣與彼言語弗通。未能究其根柢。人山之腰膺右偏。尤有巨囊。臣輩檢其中有空身之鐵柱。長如吾人。縛之木上。木偉於柱。鐵柱之傍有雜鐵挺出。其狀甚怪。臣亦莫審其所用。左囊中尤有機器。類此狀。臣復在右囊中得數物。厥狀作白赤二色。白者似銀。臣二人力均不能舉。此外尙有黑柱二。狀上銳下豐。臣立囊底不能觀此二柱之頂。一柱有物蓋之。實挺出一巨幹。其一則端作白色。大兼臣輩二人之首。其一似口。上有鐵片掩之。臣宣聖旨。言奉勅而來。必啓以示臣。於是此人山啟扃。則二巨刃也。人山言在彼國中。恆仗是刃。一刮其

髻。一劃肉食。尙有二囊。則人山謂爲表囊。不知其中果何物也。腹際有夾縫絕嚴。又爲腹之漲力所挺。堅附其肉。所云表囊中懸銀鍊。鍊端垂一奇巧之機器。臣令脫觀之。旣詳審其狀。則大如地球儀。其陰銀也。左偏則有透光之質。光華射眼。其中有數目作圓形。臣以手捫之。爲物所格。乃不能入。人山卽以此表近臣耳。聲軋軋。如國中之水碓。其洪震耳。意必爲臣輩所未覩之生物。或爲人山所崇奉之神道。臣重思之。非生物。必神道。人山言自有生以來。行事必與之偕。未嘗一日離也。人山又爲隱語。言此物能量度人生之行爲。尺寸無不稟承其令。人山又從他囊出一巨網。開闔自由。厥狀如合。其中有黃色物。狀似五金之屬。果爲金者。不審其價之何值矣。臣奉勅詳勘。旣訖。復觀人山之腰。有巨革。不知其革係何至鉅之生物爲之。腰下懸一巨刃。高逾臣輩五人之長。左偏復有囊分兩槽。每槽可居吾民三輩。槽中有圓毬似以重物之質爲之。大如臣顛。非得大力亦不能舉。其一槽則黑色之殼。爲狀弗巨。亦弗沈。以臣手擲之。亦可得四十顆。以上所記。均自人山身中摻獲而得者。人山至以文明見待。似重吾皇帝也。其下書皇帝吉慶年。八十九月。第四日。更下則署押曰。臣格里佛麥西證押。記錄旣上。讀告皇帝。皇帝亦下詔索余物。語極和緩。第一諭令出劍。余並匣予之。方余取劍時。皇帝挑精卒三千。遠遠環予。

彎弓注矢以待。余面皇帝竟不審彼輩之狀。皇帝曰：趣出爾刀。刀雖受齧，成鏽，尚有餘光射人。余出刀時，羽林乃大噓。以日光射刀，光華照眼也。皇帝氣概英俠，立馬如常狀。既見衆懼，復令收入匣。輕寘地上。去余居可六尺。其次，令余出空心鐵柱，則手槍也。余亦立出。且知旨，以藥置腔中，不寘彈。幸余子藥之匣，封閉極嚴，海水弗入，故尙可用。以航海之人防盜，故藏槍亦甚密耳。余既納藥，語皇帝曰：陛下勿震。語已，以槍向空而發，轟然作聲。大衆皆驚仆，幾亡其魂。爲狀似殞，而皇帝雖勇，厥狀亦如癡。久乃定。余縱槍已，寘之劍次。遂下其子藥之囊。且語帝曰：此物宜勿近火。爆時，宮殿且不之保。既卸此二物，始出其表。皇帝見之大悅，令二勇士以巨梃肩之。皇帝聞其中作聲，而秒針且旋轉弗停，尤以爲異。乃問博士曰：此何物也？而博士言人人殊，均虛渺無稽。予亦弗述。述之亦不能悉。銀表既出，遂並出其金銀之錢。大金錢九，小亦數枚。餘則小刃、頭梳、銀鼻煙壺及手巾。日記之屬，凡余之手槍、利劍及子彈之囊，均用笨車載入。餘物一一歸余。余所謂秘密之囊，則眼鏡存焉。其一則小遠鏡及小物供用者。意非其所深忌，故亦弗出。且此二物防爲所毀，毀之余無目矣。

第三節 葛利佛與小島皇帝及其宮眷行樂 記利里北達之樂事 皇帝許葛利佛以自

由

余之操行。一時見重於廷臣。而陸軍及百姓。亦皆悅余。余自念行脫囚矣。乃極力媚其貴近。而土人亦不虞余之害。余有時僵臥。聽彼村人跳舞於掌中。至於童子。女嬰。咸捉迷藏於余之髮際。余既習其語言文字且稔。一日皇帝大演樂部樂余。第觀其靈巧之處。亦足醒振余目。蓋此間人能於繩上跳舞。繩長可二尺。去地十二寸。伶人卽跳舞其上。余雖得承寵眷。然尙未自由。觀吾書者。靜俟可也。今且先敘此行樂之局。其人非欲乞政府愛憐。亦斷不爲此。此輩蓋童而習之。既非貴族。亦非宿學之士。凡廷臣或死或貶。有缺員時。則此輩眩人。上書皇帝。請以身試技於繩上。技工者得宦。而大臣輩中。皇帝亦時時令試之。以驗平日之技。曾否遺忘而生疎。有福利納者。音譯如度支尙書。當得此職時。必奏披。跳越之高。計逾常人寸餘。余每見福利納奏技。繩上縛巨槃。福利納卽槃上翻筋斗無數。而繩之巨細。如英國常用之繩。余於士夫中。有契友曰利德沙者。內秘書也。其職降於度支尙書。告余曰。此種行樂。恆至殞命。迨多人集繩上時。往往折其支幹。亦不之恤。至於大臣濫技。厥狀尤險。以輩中相競烈。幾於無人。不隕。有至於三四者。方余未至二年前。福利納奏技王前立跌。幸王有錦茵寘地上。福利納首適觸茵。

上得毋死。此外尙有技術。惟在皇太后及皇帝與首相前奏之。奏亦有時。皇帝出錦線三。長可六寸。實之几。一紫。一黃。一白。此綫爲獎賞上烈者。技在宮掖中奏之。奏技之人較前爲異。其技在新舊世界。與邊徼異域。均不之覩。皇帝執小槌。槌勢甚直。求進之人。乃鴈行前進。有高越槌上過者。有作獸行過者。視槌之高下爲斷。有時帝與首相執槌兩端。有時相獨秉之。孰軀幹絕靈者。能突進趨槌過。或升或俯。上下中程者。則錫與紫色之綫。其次則黃。又次則白。衆得綫。卽重圍其腰。而王公大臣中。咸有此綫。以示寵也。此時國中羽林。及其仗馬。日灑余脚下。卽亦弗怖。騎士引馬踐余履。或下馬履余鞞上。時有上苑虞人騎駿馬騰起。越余鞞上而過。余大以爲異。稱其神駿。余一日亦以特別之戲。媚悅皇帝。乃向皇帝乞數小槌。長可二尺。如常槌。皇帝悅。令虞衡之官。采巨木賜余。明日虞衡之官。載樹至。車可八馬。余卽車上取九枝樹幹。杙之地上。令稍深爲四方形。周圍可二尺有半。又以四枝作平行綫。立此四隅之杙外。更以手巾罩杙上。狀如鞞皮於鼓。其平行綫之四枝。則高出杙上可五寸。狀類鼓架。余告皇帝。選駿馬二十四匹。馳於巾鞞之上。以爲游觀。帝俞允。余承馬於掌上。鞍橋悉具。分爲二隊。騎士跨之。僞爲攻擊之狀。戰於鞞上。凡陸軍中成法。悉令演之。所樹杙外四桿。則以繩闌之。勿令騎隊鞞外。帝大悅。趣

更演之。如是者數日。至帝亦登霧發令。皇后亦悅。令余執其御輦。近霧可二碼。臨觀得其備細之狀。此時余獻策試操。幸羽林之士。無顛跌之患。惟有一梟將之馬。力馳入蹄於吾巾之破罽中。擲騎士於霧外。幸余以手承之。復以掌承其隙。更以左手一一拾取騎士下霧。尋驗此馬傷其前股。騎士則無恙。余急取吾巾彌補其罅。然已不能更試彼軍馳驟矣。方余未自由之前二日。帝及廷臣。觀蒐於霧上。忽有邊報。言邊民騎馬至海濱。斗見海濱有黑物甚巨。其旁甚似皇宮之簷。中樞突起。其高如人。初見即知爲非生物。關於草積之上。弗動。居人則巡此物而走。有人纍而登陟其上。上平如砥。審其下虛也。邊民咸言。此必人山之物。敬告皇帝。若欲見此物者。以五馬之車。可載而入。余聞言知爲余所遺之冠。頗喜。因憶余第一次覆舟時。未抵岸前。本以繩繫吾冠。極力盪漿。船覆曼水。冠始脫頂而去。余亦莫審冠繩胡爲而斷。意此冠久已入海。乃乞皇帝出令趣載。是物來視。並與皇帝言是物之用。明日果以車至。視之。敝矣。居民穿冠簷作百餘孔。以鈎嵌諸車繩之上。車行可半咪之久。幸道塗平坦。尙不破裂。一日皇帝忽降勅。大集國中之兵。聚於輦下。皇帝意將爲特別之樂。勅余爲巨靈之象。令張二股過師。皇帝首勅元戎。元戎老矣。亦即余之恩人。受勅集兵。引之出。余跨下。步兵駢進。數二十四。騎士則十六。高張大

羸矛鋒上。羸步隊凡三千騎。隊一千。皇帝擐甲。司令勅曰。無論騎步。出人山跨下者。宜彬彬以禮。苟以一矢傷人。山膚革者。殺無赦。然少年將弁。立馬余跨。無不仰觀者。而余袴未完。觀者恆引以爲笑。且有相顧而駭愕者。操訖。余學國書。上牋於皇帝。求自由。已而皇帝勅下。所司詳議。議者無一人與余抗。僅有一人曰保凱蘭者。與余無仇。乃憾余不已。梗吾議。而議員咸怒。於是皇帝決之宸衷。時首輔爲嘉白。卽元戎也。帝眷滋渥。而相亦有幹才。惟有奇辯。儀表凶厲。告皇帝。趣決吾事。惟須與余訂合同。合同定。自由之恩。詔始下。尤須立誓自明。保凱蘭具草訪余。且以兩侍中及朝士二人至。讀示。余見偈亦立誓。第一誓。如吾國俗誓之。其次則遵其國俗。其狀甚怪。衆將余右足入於左手。以右手之中指。置吾頂。拇指則接耳際。讀吾書者。閉目思之。卽知吾狀之怪矣。且合同中怪狀。亦適如之。余將其合同。一一譯以英文曰。天下最巨。最有力。利里北達皇帝。操天下之全權。能使宇宙樂。能使宇宙怖。悉予一人主之。朕版圖可五千伯拉司脫。週圖可十二咪至於地球之極處。朕爲王中之王。在人種中踞無上上地。朕足所履。卽踐宇宙之中樞。引首卽近太陽。偶一點頭。凡地球上之帝王。均股弁莫能止。朕和藹若春。靜逸若夏。結實如秋。嚴厲如冬。以朕之高大。與爾人山立約。此人山邇來始至朕之宇下。立約凡若干條。均嚴肅之。

誓盟。人山願恪守之。有渝此盟。明神殛之。計開。

第一條。人山自承無皇帝璽書。不去此都。

第二條。人山不受勅。無敢履我近畿。至時必先時布告。俾黎民趨避。勿爲所踐。

第三條。人山約行道。但履通衢。不經草磧。以礙牛羊行牧。亦不敢得臥田畝。以害禾稼。

第四條。人山履道次。謹避行人。不得馳騁。以踐傷百姓。及車馬之屬。亦不得捧人民於掌上。必待

人民之悅從者。始許其承諸掌。

第五條。設國家有急。檄調之人馬。必寘諸人山囊中。月馳六日於道。歸時仍囊人馬。返面皇帝。

第六條。人山者。本國同盟也。當與吾仇角。吾仇居俾黼斯邱島。人山須悉其力量。毀彼水師。以彼

人方欲以水師覬吾國也。

第七條。人山每當閒暇無事時。須助我工匠。舉國中巨石。成離宮別殿。及他工程。

第八條。限人山於二閱月中。測量吾國之幅輳。廣袤若干。須以足步之數。計其道里。

第九條。藉上天垂鑒。此人山者。遵此以上之條約。每日給以食飲。一人一日之食飲。合計得吾國

人一千七百二十四人之量且貴族之人許彼款接國中殊恩許其霑溉

以上條約具草列押於俾沙裏殿。

皇帝御極之九十一月第十二日押。

余誓後。拊心泰然。雖不得榮顯。然亦不能不遵守其約。凡約中難事。均保凱蘭從中梗子。余誓既。國人去吾鎖。余遂成爲自由之人。方脫囚時。皇帝亦親臨演禮。余長跪帝前。帝趣余起。後此加我殊寵。余亦不復贅述。以余之誠款。爲帝所知。但簡舉其詞。勗余曰。後此汝爲朕幹奴矣。遂沛其特恩加余。一一預爲余言之。讀吾書者。當知余已自由。爲余喜矣。且約中尙集一千七百二十四人之食料賜余。余後此將不苦飢。嗣是數月。余私問廷臣。朝議何由以此巨數之食料賜余。廷臣曰。國中學士。以象限儀量汝。高逾國人十二倍。高旣如是。廣亦如之。以食量覈之。得一千七百二十四人之數。故必如其數。始足供汝。自是觀之。讀吾書者。足知此間人民之巧。備患旣週。計學亦精。皇帝尤精明。令人怖畏。

第四節 敘利里北達京城米登都及帝之宮闕 葛利佛與皇帝秘書院學士論治 葛利佛請爲國助戰

余既得自由。擬乞皇帝勅書。瞻仰宮闕。帝俞允。尙然有專條。勿令踐踏人民。及蹴履房舍。余既至畿輔。城垣高可二尺有半。寬逾十一寸。以雙輪馬車行城。爲狀極穩。城密邇十尺。卽見敵樓。余舉足跨城垣。西偏入。行步踣旅。不敢趨走。直越過兩通衢。余入城時。衣短衣。防衣襟長。掃人屋瓦也。行步絕輕。惟恐游民近我履下。立死。然詔旨皇皇。令民引避。而尙有道行者。余頗以爲虞。高樓之上。士女疊背而觀。余遊歷久。乃不圖此地人物之繁夥。至是。城作四方形。每堵長可五百尺。有長衢二。作十字形。區城肆爲四衢。廣可五尺。至狹巷斜街。余皆不能步。但俯瞰而已。巷中路自十六寸。至於十八寸。廣狹不一。城可聚人民五十萬。屋宇爲樓三。或五之。市肆陳列。至華靡可觀。殿居城之中區。爲十字廣衢之心。紫禁森嚴。高可二尺。去民居可二十尺。余得詔旨。許余跨入紫禁。余以城外空曠近二十尺。可以縱眺宮中。廣庭一方圍四十尺。庭外尙有空曠之石場。余思俯瞰帝之秘殿。顧細密不可窺。宮門高僅十八寸。寬僅七寸。廣庭列廡。高亦五尺。余足乃不能跨。果欲跨而過。則屋瓦且立毀。禁城石狀正方。厚可四寸。帝意屬余。令朝其華好之殿宇。余力乃不能及。請俟余三日。將以刀劈御園大樹。令仆園去。城可一百碼。余卽用此大樹。制爲小杙。高可三尺。足以任余登陟。於是居民得第二次詔書。言余後入城時。手挾二杙。

令民知之。余既至廣庭。立於杙上。更以一杙跨屋瓦而寘之內院中。寬可八尺。余立跨屋脊而過。駐足於內杙。更以長鈎。鈎取屋外之杙。挾之以入。此時已近內庭。余遂臥於地。以面內嚮中層之樓窗。樓窗本奉勅開以延余。余觀內庭之華美。至於筆墨不可摹繪。窗中且見皇后及太子宦官宮妾往來如織。皇后見余大悅。卽至窗下引手出窗。令余親之。內庭瑣屑之事。余今亦弗記。謹記其大者。以國中可述之事。指不勝屈。凡立國。行政。戰陣。宗教。與帝王之統緒。法律之修明。當別成一類。此外草木鳥獸。與其性情。風俗。藝術。咸不詳述。但述吾至此九閱月間。國之要政。適爲余見者述之。一日侵晨。在余自由二禮拜後。有克德沙者。爲秘書院學士。引侍者至余許。至時。飭御者引車去。侍侍者告余曰。將以一點鐘之久。與余議論。余許之。以客爲上卿。分宜尊禮。且余方陳請自由時。學士極力佐余。余因許學士臥而聽之。學士言不如登予之掌。立譚較易。其第一語卽云。客自由後。適乎。吾爲客陳請。在分宜獲報於客。並言。設非朝廷有事於邊疆者。則客之自由。亦不能如是之速。方客初至吾國時。吾朝議紛然。又有外侮見侵。國頗危懼。至於第一節。客當已知之。在此七十日以前。國黨紛爭如沸。一黨曰脫媚森。一黨曰士冷媚森。二黨人之別。在履制。一則履繫過其脛。一則淺如常履。用此爲別。質言之。高履者。所言與古

政治協。帝乃弗用。帝意專嚮常履之人。用理庶政。國中親民之事。悉用是人。蓋皇帝所御履。較之黨人猶淺一達爾。一達原合英寸十四分之一。二黨之仇既深。至於語言不通款。飲啖不同席。吾計脫媚森黨人。爲數較多於吾輩。而國權實吾操之。惟細揣大勢。今皇之嗣君。苟畏黨人者。行且傾心向於彼黨。當此國人洶洶之秋。竟有鄰國以兵見伐。至自俾佛斯鳩之島。島於宇宙間。亦爲強國。兵力與吾國埒。吾以爲天下強國。盡於此矣。惡知足下所言地球。尙有意外之大國。如足下所產者。據吾國博士言。世界更無他國。足下之來。蓋墜自月中。或他星球所墜。以理勢測之。若世界中巨人如君者。百人見臨。則吾國無遺噍矣。吾史所載。舍六千九月輪以外。無他世界。惟我與俾佛斯鳩而已。今茲二強國。意見大忤。蓄憾至三十六閱月之久。宣戰無疑矣。先是天下人之食雞子者。恆從其銳端取竇。吸膏液。即先皇在潛邸時。食法亦同。不期而傷其指。先皇怒。號令天下。更從銳端食雞子者。殺無赦。百姓大憤。據舊史言。因是大亂者六。一皇見弑。一則遜荒。此亂亦俾佛斯鳩國主德惠成之。以國政少苛。逃民之入其國者至衆。彼國因而煽亂。國民尤頑梗。食雞子必從其銳端。文人學士。著書至數百種。攻駁此例。不便於衆。然此書近亦銷燬。在厲禁之列。以專制之法嚴。雖能文者無敢逞也。方吾國亂時。俾佛斯鳩恆以使

者至。請皇帝中劃吾全國。聽從違者自便。然是言乃與先哲拉士棟背。先哲之書曰。白蓮的卡。第五十章中旨要。請凡崇信神道之人。食雞子必就其順者食之。兩端孰爲順者。人可自度而得之。此事責在良有司之條教。吾書不明告也。俾使之議既弗成。而流亡者乃爭入俾島。彼中以禮爲羅。逃民乃大感服。因與俾人私盟。仇其宗國。令以兵戎相見。戰至三十六月。吾國喪巨船四十。小舟尙不在此數。海軍陸軍死者三萬衆。而敵軍之傷亡。較吾尤夥。顧尙大出水師。將直搗吾國。皇帝憂邊。且至信服。足下神勇。始以軍國大事奉商於足下。余答曰。陛下以隆禮遇外臣。欽感無既。惟羈旅之人。焉敢與軍事。然條約中已許身報皇帝矣。今且奈何。

第五節 葛利佛以奇計止外兵 國主以重爵錫葛利佛 俾佛斯鳩以專使乞和 寢宮
火 葛利佛以祕法止火

俾佛斯鳩之國。鳥國也。在利里北達之東北嚮。二國相距可八百碼。在一海峽之中。余至時。尙未之見。及聞其徂征。始欲一臨觀之。余行時。尤弗欲敵船見之。知此中有絕大之偉人。蓋二國失和海禁至嚴。偶漏消息者。立死。余乃告皇帝。將以奇計盡取敵船。此偵騎告余者。言敵船已具。俟風而至。余乃訪之。

海人問海峽之深淺。以海人審水道。故知之。尋乃告我大潮至時。至深者可七十角拉喇。以歐尺準之。計六尺餘。則五十角拉喇耳。余既週悉。乃趨向俾佛斯鳩之東北。伏於巨石之後。取小遠鏡窺敵船。果見巨艦五十艘。佐以運船無數。余乃歸。余此時得皇帝手勅。故游行無阻。乃上書告政府。取鋼繩及鐵條。繩之巨者。如束書之繩。鐵條則纖小如針。余乃糾三繩爲一繩。屈三針爲一鈎。每繩皆屬以鈎。鈎五十。繩亦五十。復至東北岸之次。去衣履。着皮短衫入海。入時在潮水未上之半句鐘。揭水直渡。至水之中心。鳧行三十碼。足已履灘。敵人猝見吾。人人恐震。水軍爭鳧水趨岸避余。余核其數。可三萬衆。乃出。余鈎繩盡鈎其船。結諸繩爲巨紐。方余理繩。敵萬矢爭發。射余腕及面。余但護二目。防爲所中。計非如是者。禍亦不測。乃從祕囊中出小眼鏡緊着其鼻端。二目既無患。遂肆力畢吾事。然飛矢亦時至。余玻璃之上。余大駭。余既盡繫其船。引繩使行。顧乃弗前。余去繩斷其纜。方余斷纜時。面上受三百矢。其創如瘡。余復引繩。繩引五十戰艦。立隨余出。岸人倉皇不知所出。但愕視。以爲纜斷。船且外飄。弗反。及見舉軍按序而行。巨繩悉落吾手。乃大號慟。慘狀余至不能形容。余引船出險後。一一去吾面矢。用藥膏敷箭創。遂去其眼鏡。待潮落。涉入水心。泰然引羣舟至。利里北達舉朝盼捷音。迨見敵舟作半月形。徐

徐自至獨不見余。以此時水及余胸近岸。余僅出其首。水面皇帝以余爲死。而敵艦又至。乃大驚。已而水漸落。余身漸出。少須。畢現全身。以手握繩。余乃大呼報皇帝曰。利里北達最有權力之皇帝萬歲。皇帝聞言。令國人以頌詞頌余。曰。那德。那德者。國中所尊天帝也。皇帝尙言。運船未盡獲。更勅余取之。凡帝王之貪功。往往如是。意將貶損俾佛斯鳩之權力。爲其屬郡也。此一戰。國人咸噤。於是食雞子者。咸就銳端。而皇帝之專制。復運諸掌握之上。時余亦獻策於皇帝。論政治。法律。及公理。且言臣不能爲皇帝機械。使彼國自由勇敢之民。爲帝奴隸。皇帝下其事於議院。議員中有識者。咸韙余言。方余進計時。乃與國之大臣忤。且與國律悖。皇帝含怒。然以余功高未發也。更勅他議會議之。而有識者。頗譏皇帝。以爲貪利忘功。而余仇則深嫉余之議論。乃以浸潤之譖排余。自是皇帝與近習議。恆仇余。二閱月中。國中復紛然。謂必誅余勿赦。而余禍亟矣。皇帝之爲人。旣不念功。且縱廷臣之欲。三禮拜後。俾佛斯鳩遂以使來乞和。皇帝允之。國中遂大霑其益。是日來使凡六人。隨員凡五百。國中以禮相待。如迓其國主。久之和約亦簽。在法。余功當首錄。方簽約時。余亦與議。敵使知余右其議。乃和感余不已。且請余入國朝其君。堅囑勿卻。謂彼皇及國衆。將面吾也。余聞言。頗悅其誠。思欲赴彼。示之以力。乃報詞曰。貴國

皇帝至仁。設吾未回國前。亦必一朝皇帝。致吾誠款。行必面吾皇帝。乞勅書也。使者大悅。尋余果朝皇帝。乞勅書。赴俾佛斯鳩。皇帝雖報可。然意甚落漠。後此有人語余。方知保凱蘭譖余。然余心實肫然無貳。余自是始知廷臣中。乃不愜余。方專使語余時。亦恃舌人傳述。彼此歷來。恆用其方音。以侮鄰國。卽歐西亦然。無足怪也。利里北達。旣得水軍。令降卒習其國語。而通商之議。亦定。且遵古制。令貴族往來遊歷。俾周覽世界中風物。以取淹博。以上古無人能兼習二國語言文字者。乃大喜。讀吾書者。須知余立約時。中有累余者數事。不利於余。余以囚拘不得已。允之。尋有功。國人復尊余曰那達。至此乃屏而不敝。余勞。而余心尙念皇帝。欲以力報之。一夕。余睡夢中。聞國人數百聚哭於余門外。余大震而起。但聞呼白蘭譯音者數。續續不已。尋大臣數十至余門。求余赴闕。余詢之。知宮中失火。以一宮婢讀小說。擁火而眠。火乃大熾。余起。請大臣發令。辟門外之衆。除道聽余行。旣至。見居民無數。以水滅火。水箭大不逾一指。見余至。乃呼余入援。火勢之烈。在法。余苟脫衣覆之。亦立止。顧余乃僅衣皮汗衫而至。望火。知不救。宮中且夷爲平壤。此時非余出急智。且無倖。時余夜飲美酒無算。酒利於溺。幸余長夜未溲。旣至火次。復加以運動。酒力乃大恣。直奔膀胱。余卽以溺救火。三分鐘中火滅。而宮中有高塔。幸受余溺不

燬余倦而歸息。廷臣亦不鳴謝。皇帝尤不悅。余一不之知也。蓋國中有定律不得肆溺於國中。以京畿爲萬姓共有之地。不能加以便溺。已而皇帝下詔赦余罪弗治。後此聞人言恩詔雖發。而皇心甚耿耿。然恨余。帝乃遷居別殿。而近侍大臣。以余污穢殿廷。誓將劓我以刃。

第六節 皇帝棄殿庭弗御 記利里北達居民之學問法律風俗及其教育 敘葛利佛之

爲寓公 記勦伐女公子報仇事

余初計不暇詳書國中瑣細之事。然讀吾書者。見此奇事。必欲究其根株。余亦不能不略爲記載。以饜觀者之目。國民之齊等者。最高者不逾六寸。生物植物動物稱是。國中最駿之馬。及肥臍之牛。高在四五寸間。羶羊則高一寸五分。高下以肥瘠爲差。鵝大如黃雀。而禽獸大小。卽用此爲比例。至於淺微之物。則爲余目力所不辨者。然天心至巧。製此國人之眼光。凡吾不見者。此國人皆見之。第不能燭及尋丈以外。若最近者。則一瞥已覺。余一日俯矚人之廚門。廚丁獲一百舌。其大如蠅。又有女子以線穿針。余幾不知針在何所也。國中大樹。絕高者可七尺。卽在皇帝苑囿中。余舉手可撫其顛。浸低浸下。至於菜蔬之屬。讀吾書者。可閉目思得之。今當記載其人之學術。學術凡數種。國人馴習者。可數世矣。作書

之式。則與人殊。爲狀不如歐人之自左達右。亦不如亞刺伯人自右及左。又不如支那人自上至下。尤不如卡賽其自下達上。蓋斜書如雨絲受風狀。國人之治窳窳。則倒載其尸而瘞之。咸謂如是瘞法。更十一千月者。可更生。且謂地球作匾式。逾此十一千月外。地球一返。則彼輩矗立矣。故預爲死者作更生地。雖有識者力斥其非。然尙循行。幾徧全國。國律與風尙尤奇。余深惡其行政之殘忍。故亦少述諸篇。凡人蓄念與國衆忤者。立死之。然違例之人。果能取證辨其受誣。則告發者亦死。尤須以貲財償此見枉之家。訟費亦歷償無貲。設告發者家貧。不能自償。反坐之費。則政府爲之代償。皇帝尙須大張詔誥。自其人善狀。至於僞爲券約者。事發。罪較治盜尤重。往往至於瘐死。衆皆悚懼。故犯者亦稀。而盜風則時時而有。至貿易之俗。恆虛有其表。其中多空衍。詭譎取利。而忠厚者恆不得均。猶憶一日。余與皇帝同治一獄。囚爲監守自盜。逃越異地。旣見獲。乃告皇帝。此特第一次無信耳。帝問余何以處此囚。命余曲全其罪。余以此囚罪當。不應曲宥。奏帝曰。吾國與皇帝之國不同俗。不敢軒輕此獄事。而私心則深以爲怪。無論何國。賞罰務在得當。人始得而勸懲。而利里北達之俗。勿論何人。苟得佐證。謂其人守法至七十三月之久。其人卽能求取國家之利益。觀其人品望如何。卽予以應得之利。又重賜巨貲。儲

以贍養其人又加以徽稱曰斯尼巴

譯守法人

每稱其人卽加是號第不能使子孫襲之余曾告皇帝歐

西之俗。但罰有罪。不賞守法。以守法者。士之常節。國中士夫聞之。咸以爲未善。彼自謂守法有賞。故塑一先民精察之象。寘之裁判署中。象作六目。二目在常處。二目乃在項際。餘目則左右顧各一。此象。右手執一囊。左手握刃。隱示賞罰之意。謂賞重而罰輕也。承審之員。但問品德。不取訊鞠之能。緣政府專尙近情之人。以輿情所嚮。尊之即可爲得情之券。蓋謂天心未暇部署時。此數善人。可代爲位置之。然所謂善人者。年鬢均未老。乃自謂秉天之理。忠信無上。用以品第人物。人亦從而尊奉之。使其人果有是行。亦何嘗不足爲上流之人物。惜純盜虛聲。實未有專家之學以濟之。乃以僞爲真。久假不歸。用自矜炫。而國俗亦因而靡。則無行不僞矣。彼人本不信宗教。因而黜陟不衷諸天理。皇帝者。規矩從心。自謂已卽天帝也。而下民奉帝之心至切。雖蒙不道。亦以爲天譴應爾。至其條例紛煩。余亦但知其大致。條例愈繁。則科防愈密。人有虞心。人格亦因之日靡。蓋彼國重繩技。因以黜陟百官。或持捧高下。令諸司百官出其下。用爲殿最。此弊政實貽諸先皇。至今日盛一日。亦黨附者衆故爾。條例中又言。凡人知恩弗報。其罰絕重。此着他國亦恆有之。若利里北達國律。則謂凡人以惡念嚮其受恩之人。則爲人類

之蠹賊。與衆棄之。至家庭之親。則尤異於吾國俗。吾國人曰。陰陽相偶者。天道也。因是蕃其種族。彼利里北達之人。亦本此旨。卽所生之兒。提攜保抱。亦與西俗無異。間有不欲舉子者。國律聽之。卽母不乳子。於律亦無忤。意謂人生苟處貧薄。己且不保。何有於兒。卽兒生亦何爲者。若果稱愛兒。則不育爲仁。且謂天下父母。不足當教育之任。故城市村鎮之間。恆有育嬰之所。舍農夫及苦工之人外。無論貧富。悉舉所生之兒。納諸其中。令長養至二十月之久。則父母卽謂兒有知覺矣。而育嬰之所。亦有第級。中立總教習一人。頗精明有學問。相其所生之家。因材而篤。余今且先敘男嬰。男嬰之生。或爲貴族。或爲特別者。特聘取博學之儒。蒞之以巨紳。嬰兒衣飾。不尙奢侈。稍長則語以人生榮顯。處世公道。臨敵勇毅。操守真潔。待人仁慈。歸本於愛國。舍食息外。必舉一事責一兒。食息之時絕短。尙餘二小時。令習體操。臥起着衣。必以人。至於四歲而止。時至。則兒亦自知服御矣。其供役育嬰所者。年均五十以外。但供趨走。兒亦不與婢媪言語。行時則十百成羣。一教習爲之領袖。其次則立監史。勿令日卽於頑。兒之父母。經年凡二面。面時。語可一句鐘。然相見相別。許彼親額。方兒與本生父母接談。必有監者。勿令耳語。以挑兒悲。亦毋得作憐愛語。並授以玩具及果餌。若所中經費。則取諸子金。不時應之家。責以罰款。儲

爲育兒之費。所育之兒。貴賤之家各半。不相傾畸。取其均平。惟小貿易家之兒。年十一時。即聽出習藝。貴族之兒。則飼至十五歲始出。此等禁令近苛。邇來亦漸疏懈。至於女嬰之所。特別者。教育與男嬰同。女之衣襦。悉女僕進御。亦有監者臨視。五歲後始聽自着。設奴媼驚擾女嬰。使之驚悸。則此女媼受笞三次。周示國中。發充邊遠。而教育女嬰之法。則教之勿愚。勿怯。警健當如男子。以禮自律。視金銀羅綺絕輕。所云教育之法。余亦莫辨其所以然。但知女嬰之體操。遜於男子遠甚。惟治家之法。則男女同之。學問之途。亦示之以定嚮。貴族之人。有常諺曰。女子不能駐其韶華。故男子宜及時而娶。女子至十二歲。在彼國中。爲已屆之婚期。父母受之。致謝其師傅。女嬰恆至於哭泣。別其同儕。雖所習略次於男子。而所應爲之事。旣承教澤。則亦靡所不能。惟寒素者。或於九歲時。已飭令出肄他業。其上者。則以十二三爲止。若赤貧之家。有兒在育嬰之所者。亦令出養兒之費。雖不能巨。微貲亦必錄。由禁令言有兒之家。父母不得浪費。必留餘貲以養兒。國人謂天下之最不公者。父母自飽其情慾。乃多生兒。塞此世界。用以累人。令國衆供其衣食。故令之出資以飼兒。若在貴閥之家。則預籌成款。視兒之才質。用資其講藝求官之用。其貲恆出自田產所入。事頗公允。若在農夫及苦力之子。悉畜之。以彼子姓。但知畚鍤力

作而已。與學問無屬。若此二種之兒。殘疾罷癱者。悉由公家醫院畜之。以乞食之事。國人所不習。故無行乞之人。以上所言。大略已具。若余以眇眇之身。臨此僬僥之國。凡九閱月。及十三月。生事大有足笑者。不能不爲衆告之。余在短簷之下。行坐無資。不能不自製一榻一几。取諸御苑之材。累月而成。皇帝集女紅二百人爲余製汗衫。及几幕。衣材極一時之選。然余猶數疊其布。方成衣材。其布薄逾吾國細布。凡數度。每布闊三寸。長三尺。卽成一端。余臥地聽此女紅爲余量其尺寸。其一立余肩。其一立余股際。執繩引之。引後以小尺量長短。量余右手拇指。以彼國算學家言。雙倍吾拇指之圍。卽足類推。吾腰吾顛。一一皆合。術秘無從測之。尤假吾舊汗衫。用爲模範。令稱我心。又召衣匠三百人。爲予製外衣。匠令余跪。以長梯直登余肩。携長繩下垂。作測量水線形。自肩以降。至膝而止。而腰圍及臂之長短。則余自爲量之。以授匠人。三百匠卽麤集余家。裁衣。以民居無此寬綽之地。狀似英倫集羣女挑繡也。帝又命廚人三百。爲余治餐。咸受宅於官。環余而居。且挾脊自隨。每人治餚二盞。余乃引二十人登几。輪流進器。而地上傳餐尙百餘人。或上肉拌。或上酒筍。咸戴以肩。百餘人蹀躞往來。但供余一餐。至於排立几沿。繩筐至地。引籥直上。如轆轤之汲金井。每巨籥之流質。頗足供予一咽。盤肉僅塞齒之一角。在

味羊肉稍遜牛則殊佳。余所啖牛腰合三腰始一啖。顧不可多得。侍者見余食牛並嚼其骨。不如余之食牛。直如身在英倫。啖百舌之股。入唇如無物焉。炙鵝及火雞。余一啖必盡其一。味絕佳美。而小種雞鶩。余一叉已得二十。一日有人語皇帝以余食狀。帝乃欲率諸王宗室與余同食。取余進止。余既諾。帝果率諸王宗室至。余坐帝於几上。與余胸對。帝率衛兵無數。半集案上。半集余足下。帝度支大臣保凱蘭亦在侍從之列。領羽林縞衣之隊。余視其人。恆愀然視余。似憂深而恨切者。余夷然不之理。飲啖如恆狀。亦示以雄偉之氣概。然私念皇帝幸余。直授保凱蘭以隙。以此人爲余深仇。亦不審其所自來。第以外象觀之。視余轉親。乃告皇帝府藏支絀。貸諸銀行。恆受人虧蝕。國家行鈔十僅值九。以余享用太繁。數月之間。已靡國帑一兆有半之司巴達。金錢之名保凱蘭密語皇帝。必善遣余行。不爾。國力竭矣。此時喧傳余匿一美婦人。此美婦人爲余故。乃被醜名。余亦莫知其所自起。其人爲度支大臣佛利納妻也。乃大怒。斥余不義。飛語宣布久之。然飛語之來。亦非無因。蓋此婦曾屢至余寓也。余告旁人。語殊不根。而人咸莫信。以此婦人頗修整能言。余以其能言。恆囑其過從。而此婦人之來。恆挾其姊妹。爲人常十數。如是見枉。貴家閨秀。往往有之。不止此婦人也。余從者恆告余。繡幃多停門外。余亦不問其爲誰。一

日有侍者入告。門外復有車。余出門逐之。與車中人爲禮。以手捧其馬及車。車若六馬者。則去其四馬。留二馬實之案上。以余製案時。四週作欄約之。高可五寸。乃不防其傾跌。案上恆容四車。余則踞榻就案。與車中人談。方余調理此車。而彼車已在案上馳騁。如是用以爲樂。自聞飛語後。乃力拒佛利納。及其二虞候。虞候一名克拉士砥。一名登拉羅。余門將相往來極多。咸不記。記者惟此二人。此二人外。則皇帝內秘書克德沙耳。余非爲此貴族名媛負沈寃者。茲事亦不列於篇。余以功得那達之稱。而佛利納無之。乃大望。佛利納本賜號爲格蘭格蘭。此四字下余一級。猶英倫中公侯之判。余因許佛利納列余前。而佛利納仍望不已。後此有人見告。謂佛利納之妻。爲余所暱。乃與其妻反目。因大與余忤。雖經余居間。與其妻和睦如恆。而恨余仍不已。余覺皇帝之寵禮。亦逐漸凌替。以皇帝爲人中浸潤之譖也。

第七節 或語葛利佛外言將加以叛逆 葛利佛奔俾佛斯鳩 俾人納葛利佛

余當未出奔之前。敬告讀吾書者。國人於二月前。已設罪我矣。余此時立朝。已同孤臣孽子。狀至蕭瑟。余讀史。審古大臣列傳。證諸利里北達朝貴。實與古忤。而政治尤與歐反。余卽於此時。將往聘俾佛斯鳩。踐前諾。時廷臣中有一人素禮余。而亦見黜於權貴。故視余尤親。是人曾柄大權。尋亦中讒而退。

乘夜坐薄笨之車不持刺而入既入去其御者余遂提其車納之巨囊中發令示余侍者言且睡侍者盡出。余閉戶出車。寘諸案上。余踞榻聽之。此大臣與余爲禮後。乃變形於色。余問狀。此大臣曰。請那達聽我。茲事關公榮顯。且係公生死。其言姑俟續敘於下。自此大臣去後。余乃以鉛筆記之。所言大略謂月來朝廷鼎沸。宣議員入內廷商公事。日來宸躬始決進止。吾思公必已知之。彼保凱蘭者。爲公命宮之深仇。公至時。彼已恨公入骨。吾輩退休。亦莫詳其旨趣。但見恨日益加。在公大勝凱旋之日。彼人方欲得招討之名。乃爲公掩其勳績。因與佛利納朋奸沮公。佛利納之恨公。本爲其妻謁公之故。於是合統兵大臣淋圖。亞相羅昆。刑曹褒麥孚。合疏攻公蓄異志。且列數大罪。此等事。余至欲聞其究竟。以余問心無虧。莫知罪之所在。必欲此大臣覲縷爲余言之。大臣曰。吾方在告。公乃親余。余不能不竊抄疏草以示公。然吾命殆如屬絲也。朝議所列罪狀如下。

第一款曰。本朝立憲。自先帝始。永永奉行此法。凡人敢無因闖入皇帝國權所及之地。罪與叛逆等。彼人山者。當宮殿災。彼以洩溺沃滅此火。嫖褻之狀。已可誅戮。矧皇帝猶在此國權之內。被罪尤重。殺無赦。

第二款。人山以力牽引俾佛斯鳩全師歸國。固屬有功。然皇帝有旨。令闖入彼國。盡有其餘船。凌蹙彼國。收入版圖。以成一統之治。若抗強不服。則殲其頑梗。及我逋逃之人。令盡。乃人山違旨。弗行。而尤與逋逃之人親稔。令稱羨其勳德。此人山者。蓋僞爲忠實。於我仁聖之大國。隱行奸欺。且彼指斥朝廷。謂此舉爲不仁。夷猶弗行。稱彼罪人爲非辜。欺罔之罪。在律宜誅。

第三款。虜使之來。曾抗言於朝曰。人山行爲。實同叛臣。隱通寡君。輸其誠款。寡大夫之悉率敵賦。卽爲人山慫恿。挑此釁端。

第四款。人山者。非本朝純懿之民也。歸心本朝。非出誠慤。時時欲謀面虜主。虜主特托使者一言。而人山據爲左券。作生降之介紹。尤以國徽導其叛逆之爲。往助虜廷。稱戈內嚮。不思虜爲我大皇帝國仇。罷戰未幾。而人山攜貳罪。尤無赦。

以下二款。則不之憶矣。此四款。最爲嚴切。故舉以奉告。且公之罪狀。議院中已辯論無數。皇帝亦念公勳。不忍遽加顯戮。令廷臣務從末減。顧此度支大臣。及都招討力迫朝廷。處公以慘禍。將以夜縱火焚公。招討今後以二萬人備毒矢。至一至攢射。卽公之侍者。已得號令。以毒藥灑公汗衫之上。毒侵公肌。

立痛。死狀亦最酷。議員中大半已署諾矣。全力與公爲仇。惟皇帝右君耳。帝度廣恩深。不欲屠戮功臣。方羣臣聚議時。克德沙實司其筭。意殊重公。因本宸衷所蓄。爲公表明。力言公不負國。罪即不赦。然議功之典。常宥其殊死。表我聖德。以流徽於宇內。且言公之忠。帝之德。海內咸審。至於廷臣腹誹。謂皇帝右公。帝亦無恤。秘書仰遵聖意。參以己見。力欲出公於險。以盡大臣之職。必欲宣布聖德。脫公於死。惟盲公目。則亦不致肇亂。是無不利於公。亦足以徇衆志。令天下稱美帝德。一身亦得美名。至於公目失明。卽亦無害於公身。若帝命庸公。公亦尙爲之用。惟公旣無目。吾國乃免危機。朝議防公有目。更引我舟嚮敵者。則國力墮矣。雖然。刺目之罰。廷臣猶不謂然。保凱蘭議時怒絕。起於座間曰。吾不審內秘書。乃出此謀。全彼叛賊。前此所議種種均當其罪。以公之罪案絕重。但論火發秘殿。胡爲以洩沃之。又作怖狀曰。設此人山一怒。復以洩沃我。則宮嬪將無噍類矣。猶不特此。其人縱無目。設與降人定策。更引前舟歸敵。國家何力制之。保凱蘭復言公獨身至此。安知非公國之逃亡。似此反側之夫。留之終屬非計。其人法無可恕。非處以極刑不可。故極力懇懇朝廷。致公於死。度支大臣之意亦然。且出簿籍。言以飼公故。府藏幾空。後此將不復濟。今若如內秘書所言。但去其目。而口腹仍存。何足抒國之困。害且

尤甚。須知瞎目之雞鷺。飼之無厭。且易肥其身。然皇帝及首輔。猶不謂然。迨既窮於詞。遂亦信公爲有罪。非死莫可。初無可生之律。顧爰書雖定。而帝意尙猶豫。廷臣則力爭。以爲去目不足以蔽辜。後之爲惡者。且日滋。而帝意尙欲伸內祕書之說。又宣示度支大臣。言皇帝內藏。尙有餘積。足以飼此人。山。且曰。滅其膳。於國用亦不見窘。久久侵削。胃力旣減。人亦消瘦。彼時雖死。尸亦不凶臭。使國人生其疫癘。死後以五六千衆。竭二三日之力。剗其軀骨。分而瘞之。留一巨髀爲記念之碑。與國同其久遠可也。議出。廷臣始噤。其事甚祕。而盲目之事。廷旨已署諾。惟保凱蘭猶以讒言進。皇后將立死公。皇后者。惡公無禮。以洩滅火。乃大不敬。此數日內。祕書且至宣詔。公方知君相右君甚至。真國恩也。但去公目。示罰絕輕。帝亦弗計詔旨之來。公之從違如何。但執法以罪公。常無不服。後日當以二十御醫至。仆公於地。以利矢攢射公目。至公意如何。吾不敢知。當躡足而去。此大臣語已。立行。余時自願。百憂交集。彼國自新皇御宇。條例乃少變。凡詔旨處決一囚。或洩皇帝之憤。及徇權臣之請。皇帝必諭衆。自表其仁德。矢不妄殺。妄殺雖皆指爲當罪。恩綸立布國中。皇帝之意。本非用以震民。蓋不如是。使民曲從而頌其仁。則後此不得肆其虐。多所妨闕。雖受罰多無辜之人。帝不恤也。余殊不知彼中之政令。以余非生長此。

間。尤未受其教育。故茫然不復覺。或吾意妄度耳。第不審王之綸音。蓄念如何。第覺苛勝於慈。不能逃明者之鑒。既而思得一伸辯之詞。然爰書既定。亦良不能自逃於法。今但望其事久久漸忘。吾或得逃死。余曩時聽法司訊鞫。無慮十數。恃此閱歷。聽彼研鞫。足以自鳴其冤。既而又念舉朝仇我。我何能勝。復思以我能力。蹂躪其國。卽合彼國力。將亦不能降我。若礫石投入。舉城亦當立時糜爛。而迴念舊恩。心又惻然。且那達之號。錫之卽自皇帝。我何忍背惠而成仇。少須。又聞廷臣言。皇帝已赦我前罪。一不之究。余復得自由。亦保全其目。乃私自慶幸。果使橫逆突來。則余必與并命。天下安有不加研鞫。卽定人以罪者。余又何能屈服耶。時俾佛斯鳩。有少年數輩。得皇帝勅書。趣我入覲。余乃以書告內祕書。言將赴俾佛斯鳩。乞假於皇帝。亦不待報書。卽行至海口。以手挈取最大之兵艦。起其錨。余遂去衣。並衾櫛之類。寘艦中。且遊且揭。至俾佛斯鳩海岸。居民本震余名。乃以戍兵二衛余入城。城卽名俾佛斯鳩。余捧二戍兵於掌中。行至城下。置戍兵。令人城面皇帝。言余守候於此。未及一句鐘。戍兵已歸。言皇帝率其廷臣。迓那達。余前行一百碼。皇帝及諸王勳貴大臣。均下馬。皇帝與諸命婦。則下自繡憶。余見皇帝見予無所恠。乃身臥地親帝后之腕。奏曰。外臣此來。蓋奉皇帝之勅。而寡君亦有詔令。起居大皇帝。

凡外臣可以爲力。請效力於大朝。卽寡君亦未以爲忤。余語時。乃不言失寵事。若廷臣見謀。余一不之覺者。第彼舉朝之人。竟無一人知余將遁。斯亦愚矣。至是間禮樂之狀。亦不詳敘。但皇帝所行事。甚落無卑瑣氣。余至此無家可居。亦不之述。夜但假衾。露臥於地耳。

第八節 葛利佛以術自脫於俾佛斯鳩 船行少冒險因而歸國

余客居三日後。乃閒涉至海島之東北嚮。半里之遙。忽見海上似有物。若舢舨傾側之狀。余乃去履襪。直游而前。可二三百碼外。此物爲潮所推。乃漸近。余視之。果舢舨。余乃靜念。此必大風驟起。吹此小船墜落耳。余擬將引此舢舨近岸。乃犇告皇帝。假大舟二十。舵工三千人。請以二等提督筦之。皇帝俞允。大軍立出。余遵陸至海次。見潮來推此舢舨。且近岸矣。當大軍未行時。每舟咸載長巨之繩。余至時。大軍亦至。余仍脫衣揭水。近舢舨。可一百碼。水深不可厲。遂拍浮而前。至舢舨下。舵工拋繩。余遂繫繩。船唇。令大舟前引。然海水過深。余不能久駐水中。乃逐舢舨而游。推之近岸。潮力亦迅。乃不耗余力。余足已履沙灘。出首水面。少息數分鐘之久。力推舢舨。如是者再。迨至潮平力緩。余亦弗推。時水僅及肘。此一次。余苦工訖矣。復取繩於他舟。更繫舢舨之首。合九舟之力。引之。而風力亦順。去岸僅四十碼。乃力

鎖其舟。俟潮落後。去舟中之水。以二千人之力。合機器力轉舟身。視之不甚艱。余遂不恤獨力造柁之勞。可十日。柁成。卽以雙槳之力。駛此舟至於皇帝御舟所停處。余舳舻一至。百姓羣集而觀。以爲大舟自天而降。余慰皇帝。此臣佳運。舟至殆迫。臣歸國。請皇帝賜物材。修此舳舻。並請勅書。遣臣歸國。皇帝聞余請。大聚廷臣議之。皇帝署勅。可余奏。允行。方余至俾佛斯鳩久。而利里北達乃寂然無耗。心滋惑。後此私訪諸人。乃知皇帝初不知余悉其謀。以爲游歷鄰國。長守信誓。卽亦弗疑。謂受饗後。數日卽歸耳。迨余弗歸。帝始憂怖。與度支大臣及余仇讐聚謀。中有一人復揭余罪狀。力請行誅。以專使至俾佛斯鳩。持爰書上皇帝。言利里北達皇帝。不加嚴譴。但取彼目而已。矧彼行逾期。罪已不赦。今限二句鐘中。趣歸不爾。當去彼那達之號。宣告國中。斥爲叛逆。專使復言彼此兩大國。本屬兄弟之好。請大皇帝速下勅書。縛此囚虜。資歸敝邑。伏誅。感且不朽。俾佛斯鳩皇帝得書後。大議三日。作報書。告利里北達。解釋余罪。語至溫純可聽。其書曰。果縛致遣臣。則不穀國力。殊未能及也。蓋余曩雖以力奪其全師。然皇帝聞余簽約時。力主仁恕。故心感無旣。不欲寘余於死。余又自念此二國。雖爲余故有違言。苟余他適。則二國之爭亦息。以余已得有大舳舻。能載余出海。皇帝又有勅書。治此舟。余亦以力助之。皇帝諭

國衆。謂指日中可遣此巨靈。毋致貽累通國。時使者將命返。皇帝遂以報書示余。尤允余果實力爲彼者。則必衛護余命。勿命利里北達來索。帝言固佳。然余終以出海爲上策。彼此異類。余不能取懷而予。亦不能委命以聽也。余乃再三鳴謝。乞骸骨歸里。蓋自思絕國中。忽得舳舻。似處佳運。第不知後此吉凶如何。以吾意決之。不如出海爲上著。蓋二雄意見之間。逋臣不能處也。余語時。並未計帝意如何。後此詢得。上下皆喜余行。余得耗後。歸心尤促。知主人無留客之心。久處轉生主人之倦。即大小臣工。亦極力助王。發匠五百人。爲余理帆安舵。一一皆如余旨。舉其國中最厚之麻布十三重。縫而成一帆。然以端計之。則不知其凡幾矣。余日夜索綯。復覓得巨石爲錨。又乞得牛三百頭。醃其肉。取油以膏吾船。又斫大木爲桅。爲槳。爲舵。此均匠氏助我。余但治其大段。可一月後。余百物悉備。乃以人告皇帝。治任將行。帝及后與世子。咸出殿門送余。余臥地親皇帝之腕。天容甚戚。余復一一親皇后之腕。及他親王大臣。皇帝錫余五十囊。金司巴達。每囊可二百枚。及其御容。余取囊及御容。納之袖中。勿令毀敝。時告行禮數殊煩。余亦弗述。舳舻載已殺之牛一百。羊三百。食物麵包飲料如之。帝預勅廚者四百人。治羹糗之屬絕夥。余仍挾生牝牛六。牡牛二。羊之牝牡。如牛數。余夙意將以此物遺種於吾國。舟中挾乾草。

及穀。本欲載其土人歸。而皇帝弗之允。且清檢舟中。及余衣囊。問有無逃民入將軍囊中。簡閱一周而去。時舟中儲待甚備。遂張帆出。此在一千七百零一年九月二十四號。清晨六句鐘。舟出島北嚮。行可四英里。風起西南嚮。夜中見一島。西北嚮。距余可半英里。余遂停舟。島中似無居民。余乃取食物飽咽而睡。可六句鐘而醒。然去黎明尙二句鐘。夜氣極清。余於朝曦未上時。已進食。遂解纜。風力復善。余乃出小羅盤循前嚮而行。余意苟得島。卽息。知東北嚮。卽爲溫台門大陸。是日海行無所見。明日下午約三句鐘。自余策之。去俾佛斯鳩島可二十英里。遙見一帆高揭。向東南而趨。余帆則東趨。乃大呼前舟。路遙莫及。但覺余舟與前舟漸近。以風力少微。余帆飽張。銳進。半句鐘。前舟似已見余。乃高揚門徽。放礮一聲。余此時之樂。乃爲百口所不能形容。所不期見之物。乃復見之。蓋此國徽。卽吾至愛之國。吾同胞之人。載此舟中。竟令吾見也。時大舟下其帆。余鼓槳力前。此爲九月二十六號。向晚五六句鐘。余見國徽顛於風中。乃悉裝余生羊及牛於囊中。舉船中所有者。悉登大舟。此舟爲賈舶。自日本及南海諸埠。駛歸英倫。船主爲特佛人。名曰約翰。文明而善行舟。余此時在南緯三十度。船人可五十。獲見故交彼得惠連於其中。彼得惠連告之船主。亟稱余品望之佳。遂詢余自何來。今且安適。余簡語告之。友大

笑。以余爲狂易。必犯險而腦筋亂也。余乃出牛及羊視之。衆皆大愕。自覩此物。衆乃駭服。悉余非狂。余復出金錢。及皇帝御容。示船衆。余出金錢兩囊贈船主。且允至英國。贈以牛羊各一。歸而遺種。船行茲不復述。一千七百零二年四月十三號。至達文海灣。舟中惟遇一不適之事。鼠食吾羊一。明日得其骨於鼠穴。餘牲均安穩及岸。余送之格林業博物院中飼之。其地草美無倫。余惟患其遷地弗生。以舟中無食。幾殆。幸船主搗其餅屑。以水和之。飼我牛羊。不爾。久已不生矣。余居英久。國人聞其異。皆集視。余得貲至夥。計第二次未航海之前。已鬻此物。得六百鎊。後此歸時。視此物蕃育至夥。羊數尤多。余固望其種日蕃。取其毛毳。可爲美材。余與家人聚首。可二閱月。以余嗜遠行。不復安家居。遂留一千五百金鎊。授吾妻。且爲購屋於利得斐。餘錢則挾之以行。且購微貨。博貲於外。余世父曰約翰。有遺產授余。產爲田畝。在伊濱。年得三十鎊。余有逆旅曰黑牛。在刑部街。賃值亦如吾田之數。吾眷留此。乃無凍餒之患。余子曰約翰尼。襲吾世父之名。在文法學堂肄業。爲力頗奮勉。殆進取人也。余女曰白治利。已嫁人
生子女矣。此時方治女紅於家。余乃與吾妻別。而子女咸哭泣送余。余乃登舟。復出探險。舟亦商船。載可三百噸。本向沙拉地。船主爲利伯鋪人。曰呢可拉斯。讀吾書者。從第二冊檢之。斯得矣。

第二章 葛利佛至坡羅丁納

第一節 記大颶風 以舢舨取淡水 葛利佛附舟尋島國 葛利佛見執於島人入農家

居島久乃屢逢不若 敍島民

葛利佛曰。吾受天之譴。生平乃不欲寧謐。遂其生歸。迨僅十閱月後。復去國出游。至都安斯埠頭。登舟。此爲一千七百零二年六月二十號也。所附之船。船主爲利彌波人。名尼柯拉斯。此船本赴河拉德。行遇颶風。迨至好望角。不得已就岸取淡水。停舟時。方知船有滲漏。遂盡起其貨。補其罅。久乃弗行。船主復病瘖。至於明年二月始行。沿塗風善。遂過馬達加斯島。風勢趣北。船亦隨越於南緯之第五度。海上時多大風。匪北卽西。風發自十二月初旬。直至於五月仍弗止。當四月十九號。風乃大號。狂颶扇海。至二十日之久。此二十日。余舟爲風引至馬路憂斯島之東。此時已交北緯三度。此船主天文之學絕佳。因而識之。余聞得島。乃大喜。船主習海事尤精。乃喻衆曰。大風且復至。明日果大風。自北而至。土人謂此風曰時令風。來時幾吹海倒立。晝夜狂扇。余舟乃下其船脣之帆。卽前帆亦且下。衆乃安置礮位。以

鋼鍊縛之。俾勿動。中桅本三接。已卸其上峯。船主令引船衝浪。與之上下。前帆摺疊。不與風忤。角帆亦收。執舵與大風戰。船唇截波而前。已而風迅帆裂。衆乃下其橫桿。諸帆悉卷。全船嚴備。以禦來風。海水如嘯。高浪山立。艙面諸繩悉束。更以數人并力把舵。時中桅尙未盡卸。舟仍破浪而前。衆謂若頂桅未下。勢亦尙穩。已而風颯略息。諸帆復張。時船嚮在東北之東。風則起自西南。余舟向右而駛。嚮風之舫。諸繩皆縱。無風一面。則促勒其繩。令風半面迅吹。此舟警然而渡。道行復遇大風。自西南轉而爲西。余舟竟偏東行。可五百英里。船中老舵工亦莫審此爲何界。然糧糗尙足。船亦完好。舵工均健。惟淡水垂盡。因思趁風而行。勢較勝於北趣。若北趣不已。將入韃靼。否則入北冰洋也。一千七百零三年六月十六號。有司更之童子。在前桅之下。言見大陸矣。至十七號。衆皆見之。莫審其爲島爲陸。然南嚮有地頸。直伸入海。地頸中有窪港。可以泊至一百噸之巨舟。余舟乃趨窪港。計程不及一英里。遂下艇。船主令十二人戎服。以大舢舨取淡水於島中。余此時得請於船主。隨衆同往。以求見其所未見。登岸乃槁壤。不見有溪澗之屬。且無居人。舵人乃犇越四出。余獨行。與衆殊趨。踽踽然。可一咪之遠。地至荒寒。童然不生草木。余行亦倦。乃無所覩。因圖歸舟。一望海面如鏡。遙見舵工咸趨而登舟。作逃死狀。余亦追逐。

大呼。衆仍弗省。余呼不已。忽見有長巨之物。尾逐船人。直趣海灘。物入海時。水尙未及膝。而船人已去。岸絕遠。海灘多頑石。巨物竟不能及。余舟。此蓋後此他人告予者。以予見物時。反奔逃入石罅。忽覩草樹。梗稻連畦。似有人煙。余俱視其草。魂魄已爲悸動。草莖長可二十餘尺。余徐行。見衢術當前。實則小蹊。僅容巨人之足。入其麥隴。余卽在此廣蹊間行。旁無所見。以候屆收成。穀莖長可四十餘尺。在空中蕩漾。行約一旬鐘。始至麥田盡處。離高可十二丈。樹木都在空中。殆難以尋丈計。余徐至階級之下。級凡四疊。高皆如人。余不能上。至末層。可二十尺以外。余不得已。從篩隙入。見隔隴有一農夫。徐行向階。級其人巨如海邊所見者。身直如塔。每一舉步。踰過十碼。余大震。伏於麥根之下。仰見巨人已立階上。作聲呼右嚮之人。其聲較英國汽笛尤壯。聲震空氣。如迅雷初發。此巨人呼時。卽有七人。執鑿於手。轟嚮此人。每鑿大逾英鑿六倍。此七人衣飾。不如前人之都。意其奴。或傭也。晤時作數語。不可辨。立刈此麥。至余所伏地。余愈伏愈密。而麥稈相間不逾尺。身不能隱。余潛避至他隴。麥爲風偃。直臥隴上。余勢不能前。至伏行亦不可得。且麥穗之鋒。犀利無倫。臂肉爲穿。時巨人去余不及百碼。卽在余後。余洵懼且罷。臥於麥隴窪陷之地。哭吾妻自是而孀。吾子自是而孤。自怨其愚。不應奔越至此。違諫自用。收局。

宜其爾爾。方余憂懼間。不能不思及利里北達之前迹。以爲世界中。惟我巨耳。余在彼國中。手挽兵艦數十。如挈小物。此舉爲彼歷史所無。卽得億萬之證佐。亦不能壓後人之心而使之信。復念身處此國。乃爲微眇之身。猶之利里北達之人。入我歐洲。在勢未有不死者。大抵人類之相殘。亦弱肉強食而已。安所謂公理者。余今日之身。亦直同整片之肉。膏其牙吻。然則哲學家所謂天下之物。無大無小。惟持而相較。方得其大小之真際。今吾所遭。若令利里北達聞之。將大喜。以爲此間尤有大國。視吾國所謂巨人者。尙眇而小之。則物狀殊不可量矣。利里北達之人。且將謂此人固巨。安知遂無更巨於此者。在他世界中。特太虛溟溟。未可測度。時余心思大亂。顛頓不可耐。俄巨人至矣。去余僅十碼。余思彼以足踐我。我必死。卽不然。巨鏟一下亦死。因立起大呼。此巨人聞聲。亦止其步。四顧尋覓。不可得。久乃俯身凝視。始見余形。此巨人凝想移時。意予爲蟲豸之屬。將螫其足。厥狀如余在英國行田之遇黃鼠狼焉。審視良久。乃俯身拾予。以二指攝取余背。近其目可三碼。始辨余爲生物。余雖覺。乃弗動。實亦不能動。此時身離地已六十尺。旣受攝。且痛且癢。慘默無聲。因舉目視日。舉手作悲聲哀其人。余覺此巨人似懼。將力擲余於地。余幸命未應絕。此巨人乃樂聞余聲。並覩余狀。甚以爲奇。傾耳聽余音吐。雖不知所

云。其意似悅。余此時不禁失聲而哭。涕交於頤。示之以不堪狀。巨人似覺吾楚。乃張其前襟。實予襟上。呈其主人。主人似豪右而廣田者。卽余日中所矚者是。主僕相與語久之。主人似領解。因以小麥稈。粗如小杖。卽以此杖。卽余衾外。貫入領際。提而視之。似以余衣爲余之輓殼。且以巨指拂余髮。視旣。呼其類曰。爾行田久。曾見此生物乎。此語。余後此習其語言。始詢得之。主人言旣。徐徐實余於地。令作獸行。余起立。往來徐行。示以弗逃。諸傭見狀大集。環坐視余行動。余乃舉冠向主人鞠躬爲禮。禮畢。雙膝長跪。以二手上舉。二目上視。發巨聲。作數語頌之。且從囊中取金錢捧上。巨人以掌承之。移近目視之。不知爲何物。遂出針撥此金錢。一似無物。余復作勢。請實諸地。傾金錢於巨人掌中。錢六。爲西班牙鑄。此外尙有小金錢數十。巨人以食指舐涎。印此金錢細觀。卒不審爲何物。觀已。令余裹而仍藏之。余再三獻。終弗受。乃復囊之。此巨人思良久。似悉余有知覺。乃作數語。聲洪如水碓。余亦作巨聲應之。且作數國語言。巨人至傾耳至地。距余可二碼。仍弗審。乃麾斥諸傭赴隴。就囊中出素巾。再疊其中於掌上。實地。令余登其掌。高不逾尺。余一蹴卽登。遵率其令。然猶防顛仆。乃臥於素巾之上。巨人將其巾幅裹余。攜而歸家。一入門。卽呼其妻示之。其妻大號而走。如英婦人之見蟾蜍及巨蛛狀。此婦人雖避。然

猶遠觀余與其夫作手勢。乃漸以恩意拊予。余至彼家。方當午餐。一侍者捧殺入。殺惟一肉。實田家風味。侍者置肉盤上。盤橫徑可二十四尺。同餐者一妻三子。尙有一嫗。則其母也。衆列座時。一傭人置余於案上。去地可三十尺。歸然凌虛。余防顛。乃退入案中。其妻取肉屑。以木盤研麵包。置余前。余與爲禮。食之。衆爭以爲異。妻復令侍婢取最小之杯。一杯可容三_每咖倫_{可八升}。傾酒其中。併力舉其杯。鞠躬飲。主婦平安之酒。復力言致謝。衆哄然大笑。余耳幾聾。酒類英國之薄酒。其味殊澀。主人以手勢招余至木盤之次。余行案上時。戰兢已不可狀。讀吾書者。勿怒余粗率。余行次。足爲麵包之皮所滑。直仆案上。幸無所傷。立起。主人眷屬大驚。余起時。以手舉帽而揚之。歡呼以示勇。且告平安。復行而至主翁許。自是以來。余書恆稱之爲主翁矣。時主翁幼子。方坐其旁。狀可十齡。出手倒提余足。懸諸空際。余大怖。手足躁動。其父力拯余下。且以手批兒頰。厥聲如歐人馳馬。倒蹶於地者。斥令扶去其兒。以兒頑將陵我。余憶少時恆與雀兔貓狗之屬戲。如此兒見狀。乃跪主翁之前。以手指兒。示余意。乞翁赦兒勿責。主翁知旨。許余。童子復入座。余徑趨童子前視其手。童子亦以手撫余。如撫小鼠。方飯未竟。有貓躍上主婦之衣。作聲。若十餘機器同響者。余四覓不可得。已乃知爲貓也。視之。貓大如牛。可三倍。俱見其首及掌。

主婦撫貓。余竟莫辨其全身。而貓狀之兇。余爲之大震。所據案。去貓可五十尺。余尙戰慄。主婦緊握貓。不令食余。實則余固無礙。以貓目巨。視余如無物。眇不復見。雖三碼之邇。貓仍弗動。余嘗聞長老言。行次見殘忍之動物。身一犇。彼必追逐。余此時見貓。乃故晏然無恐狀。來往貓所伏處。可半碼。貓見余却退。轉似畏余者。主人家畜狗四。其一壯碩無倫。身兼四象之巨。其一尤高。第不如前之碩。飯竟。有乳媪抱兒入。僅週歲。見余大號。其聲至洪。似在倫敦橋發聲。聲震於齊爾西矣。意似欲得余爲玩物者。主婦從容執余授童子。童子力抓余腰脅。納余首於口。余亦大號。如毫猪之中彈。童子聞聲立釋手。擲余於地。非主婦以裙承余者。余首碎矣。童子復哭。乳媪忽取巨孟。置無數巨石於其中。以繩圍童子腰。令盤散於地。行時石觸孟作響。以悅童子。顧雖如是。而童子必欲得余。已而乳媪出乳令吮。余見乳狀乃大怖。其胸之博。無可比例。但能使讀吾書者。略知其槩而已。胸突出可六尺。橫徑可十六尺。乳紐大逾余首。有半紅紫駁色。星星作斑點。小疔無數。雜以黃痕。其醜萬狀。以乳媪坐於小榻。抱兒於懷。余適立案上觀之。歷歷皆見。因思吾英倫女郎之玉膚粉臆。不知其實果作何狀。惜未能視及其微。大小雖殊。若以顯微鏡視之。安知不如此巨人之怪醜。苟經顯微鏡試驗。則所謂玉膚粉臆者。亦正難恃。因思及利

里北達之后。皮膚狀貌。蓋世界中之最美者。猶憶在利里北達時。與其通儒爲友。彼嘗謂吾之皮膚。若從地上仰觀。爲愈於登吾掌上諦視。以近觀吾。使彼生怖。據云。余之毛竅。彼皆見之。至余之鬚髮。則較其國毫豬之鬣。大逾十倍。余之容貌。乃合百種雜色而成。爲色甚劣。實則余貌。在余國中。頗有風標。雖奔走風波。炙灼銷蝕。尙未成老醜。乃自彼人觀之。其醜如是。可慨也。友又嘗語余。宮人恆謂余爲黃色種。又有人曰。是人廣脣也。或曰。隆準耳。實則五官亦不盡可分別了了。今余迴念舊遊。一一互證而得之矣。余恐讀吾書者。必將謂此巨人絕醜怪。其實非也。亦魁偉美風儀之男子耳。卽以余所主之主翁論。雖出自田舍人。亦溫文高可六十尺。其身上下修短均合度。無顛預臃腫之狀也。是時飯訖。主翁外出行田。余聞其聲。察其狀。於未行之前。蓋丁寧其妻護余。余時爲衆提挈。罷極思臥。而主婦知狀。乃寘余於其牀中。以素巾蓋余。其中較諸兵艦中桅之帆。尤巨且巍。余睡至二句鐘之久。似夢寧家。省吾妻子。爲狀至樂。醒則在絕大臥室中。四顧荒寒逼人。室大逾二百尺。高亦二百尺。余所臥牀。長可六丈許。主婦方倅僂治家政。乃鑰余於室中。牀去地可八碼。此時有天然之逼力。使余不能不下牀者。顧欲下牀。殊不能呼人。室去廚絕遠。卽呼人。聲亦弗達。余方惶遽間。有二鼠入榻。四嗅不止。因而及余臉際。余

立起出刀衛余身。此鼠絕勇。左右夾攻。其一用前足撲余。余進刃貫其腹。立蹶。其一見狀大奔。背上少創。血濡牀寢。余往來牀上。斂神定息。觀此動物。其大如獐。然智出獐上。余自念。若解鞵去刃而寢者。必果其腹無疑。因量度死鼠之尾。脩可六尺以外。欲力去此鼠。而血腥觸鼻欲嘔。偏視之尙有餘息。復以刀穿其頸。此鼠始絕。余殺鼠未移時。主婦啟扃入。見余週身血污。力提余置掌上。余指死鼠視之。且自明其無傷。主婦大喜。呼其婢以鉗入。力鉗死鼠擲窗外。乃立余案上。余出刃示主婦。鼠血滿焉。以襟拭血。納諸鞘。余時將洩。顧不能告主婦。乃勉求主婦。挈寘諸地。且長跽指門次。主婦莫審所有。仍寘余於掌。携至園中。移寘地上。余乃去。主婦二百碼外。示意令勿隨行。乃用二黃葉自蔽其身。祛其臟腑中之所不應留者。渣滓爲之一清。後此余亦不述此瑣事。以塵諸公讀吾書者之聽。然茲事若弗言者。又示讀書者以間隙矣。今余書約舉其大者書之。亦不加鋪張藻飾。燄世人之聽。蓋此次冒險之閱歷。實印諸腦筋之中。凡諸所見。無有遺漏。顧余書雖云縝密。後此細審所筆。亦間有煩瑣者。一一刪而去之。凡冒險之記。恆限此弊。宜乎視者之厭而生其責備也。

第二節 敘農家之女 葛利佛爲田主炫諸廣衢鬧市中用以得錢 尋入京輦 葛利佛

敘道中所見

余主婦有室女方九齡。在彼種中似爲驟長者。針黹絕工。製一僞童子。頗極華飾。主婦此時復與女謀。製一搖牀息余。寘諸廣案抽枻之中。復以此枻懸諸壁間。防鼠囓余。此卽余在主婦家之牀席。於余亦甚適。余乃漸習其語言。俾得陳請。遂予所求。然此女至聰敏。余對之解衣。僅一二。而女竟侍余衣裳。無不如意。余固不欲煩之。女則殷殷無倦容。且以小針爲余製七汗衫。尙有他服稱是。女云布極嫩密。以余視之。較帆布爲粗梗。此衣女恆爲余浣濯。且爲余教習。授余語言。余每有所示。女郎輒告以名。數日之中。心有所欲。女咸能解。女性溫藹可親。高不逾三十餘尺。以彼族言之。亦適中材。女之稱余爲格利德。音譯始一家呼之。繼而一國呼之矣。此字義以臘丁文釋之。爲南難噶拉斯。意大利文釋之。爲忽慢西利織奴。英文謂之買尼輕。注小人也余之能不死於彼國者。均此女子之力。自是以後。動息弗離此人。余則稱爲格蘭達格哩。卽彼中所謂小保母也。女待余厚。余敬禮甚至。乞其保衛。女亦極力保余。而余心近之。彌復戚戚。已而余名大譟於近村。咸知田主家於麥隴中得一生物。且能言語。大似司巴納。實則厥狀如人。凡人類所能者。此物皆能之。且能操其土音。近日亦漸習吾國之言。亦能以足自立。馴而無毒。

呼之立至。四肢靈動。在生物中爲精。且容貌較諸貴族甫生之女爲娟好。時有農人與主翁毗隣而居。且多過從。特至主翁家問。果有其事否。余乃爲客挈致案上。余遂聽其號調。往來趨走。出刀於匣。復從而納之。且與新客爲禮。作國語。訊客何來。吾見客樂甚。此數語。卽小保母教余。客爲老農。眼力微劣。因以眼鏡觀余。余大笑。以客之二目作黃月形也。主翁家人知余笑狀。因而哄堂。老農乃大怒。然其人嗜利。忽以語告主翁。言值墟日。移之鄰村。縱人觀之。可以得錢無算。且鄰村路不過二十二哩。以騎行。半句鐘可至。余初不審其言。但見此老農與主翁密議。議時往往指余。余時彷彿有所聞。似將謀余者。蓋戒心偏之也。明日。小保母一一語余。謂微偵得自其母者。乃抱余而哭。淚如奔泉。余週身皆溼。此女謂余曰。爾不久將爲蠶夫折爾股肱矣。少須。又言爾性頗柔順。待我以禮。我何能舍爾也。余聞言。知將以余求賫於市。乃怒不可遏。女復告我。父母曾言。爾爲我有。乃爲狀大似去年所爲。去年許我以羊。羊肥復鬻諸屠家。父母之言。乃不足信。今已矣。女語時。狀甚悲切。較余爲酷。余此時自思。天不戕我。我一日必當自由。至於辱我以博錢。我亦毋恤。以彼言語弗通。人無識我者。我何足引以爲辱。卽辱矣。歸告國人。人或諒我。即使不利。顛皇帝至此。其辱亦與余同。余又胡靳。時主翁如鄰右言。閉余簾中。明日。攜至

鄰村俾衆觀之。且攜余小保母跨諸鞍後。籠嚴閉。通小竇。聽余出入。其上歷歷有巨錐之竅。使通空氣。女以小茵褥寘籠中。令余坐臥。顧籠中雖加茵褥。而馬迅路遙。卽半句鐘中。余已委頓不可狀。此馬每步行可四十尺。一躍高不可測。比舟中遇大颶之顛簸。尤劇。余此行似較由倫敦至聖阿邦司爲遠。時村近。主翁下馬。入逆旅中。與主人商酌久。乃拓爲廣場。招觀者。取招貼之人至。令廣傳其異於國中。言村中有怪物如人。欲擴眼界者。請綠鷹戲園寓目。此怪物大不逾司巴納。可巴納者國中生物極美可六尺其官骸肢體均如人。且能作國語。能演劇至百餘齣。竟置余於空舍中。廣案之上。案之廣可三百方尺。余小保母以小櫬立近案相予。且指麾令余作劇。主翁防衆多不勝備。但聽三十人入觀。畢復出。余往來聽女調度。客有問余。輒抗音答之。貌爲謙恭。曰。辱客見枉。吾心滋喜。尙有數語。亦女所授。此小保母引小杯如孟。實酒滿中。余與諸客爲壽。乃出劍舞。貢藝如英國之劍師。小保母復取最小之麥稈。如巨杖。余執之。舞動如迅風。客大悅。如是凡十二出入。入時輒趣余作憨狀。余罷極且怒。而觀者復粉飾。駭傳其異。好奇之人。至欲排門碎扇而入。此時門毀矣。主翁欲保其利益。力沮觀者。乃用長檣環沮案外。觀者乃不能近案而矚。顧雖如是。有一學堂童子。取小栗擲余首。適中額。余腦幾裂。以此栗大近西瓜矣。此童子

直爲人毆。驅之外出。主翁乃示諸客以書。訂墟日更集。乃用小搖牀息余。將之以歸。以余顛頓至此。罷茶已極。又跳舞至八句鐘。此時已僵如死人矣。如是者三日。罷尙未復。顧即家居。亦不暇息。以鄰村一百咪外。聞者咸戾。必欲見余。日至不下三十人。至攜其婦孺而至。以國中民多如蟻。莫可紀數。余主翁惟利是視。每羣人立爲程限以求資。卽一人至。取資亦如數十人。余每日息無多時。惟禮拜三日尙閒暇。以余國之禮拜三。即彼中安息日也。余雖未至他村鬻技。然家居亦無寧晷。主翁知得余獲利滋厚。將載予入於名都大邑中。乃飭行車備遠遊。與主婦言別。行時爲一千七百零三年八月十七號。余至已兩月矣。遂行向京闕。京闕居國之中區。去村可三千咪。主翁仍挾其女跼鞍後。貯余以籠。縛女腰鞵之間。女檢溫輦之布。糊籠之四壁。絕厚。尤以麻布實其下。百凡週備。冀以便余。去時攜小童一。隨行裝首塗。余主翁計。每臨一鎮。必發筐示人。故每趣官道。恆轉而入村。至富人家。遍示其眷口。得利無算。余行次亦安。日行可一百五十咪耳。此小保母極力全余。謂其父曰。馬躍不能堪。宜緩行。且就腰篋中出余。吸取天氣。指點沿途風物。然尙以小線縛腰。行經河流。較尼爾河及恆河。尤深且廣。其支河漸漸。猶廣於太迷新河。余道行可十禮拜。所歷凡十八村鎮。下至小村板屋。尙不在此數。十月二十六號。至

京都。京都在國語曰老布魯格拉。義取宇宙中巨觀也。主翁居於御街中。去大內非遠。大署榜榜之通衢。細疏余狀及能。即是中貸大屋。廣可三四百尺。居中一案。橫徑得六十尺。余卽在案上。呈余所能。案之四圍。約以小欄。高可三尺。余每日十奏其技。以饜好奇之目。時馴習其國語。頗能知旨。國人有言。余咸悉之。國中字母。余亦爛熟。至於能析其方言。以旦晚中得小保母時。教余。卽道行亦爾。小保母挾書於囊。較諸河森地圖尤巨。此蓋尋常女校所挾之本也。書言國教甚詳。小保母卽於書中摘其字母示我。一一講解。無所靳惜。

第三節 葛利佛奉勅入宮 皇后以金購葛利佛 田主上葛利佛於皇帝 葛利佛與博士辨論 皇帝拓宮中隙地處葛利佛 葛利佛受寵於皇帝 葛利佛敘其本國歷史 葛利佛與宮中侏儒訟鬪

余數禮拜中。窮形盡相。以媚觀者。體乃羸敝。得錢多。而主翁愈弗悅。余乃弗食而病。幾於失形。主翁亦微覺。疑余且死。仍督偪無已。以死余爲度。方此僉心計窮時。忽有人自宮掖來。宣旨召余入宮。覲見皇后及命婦。命婦中有見余者。入告中宮。咤異事。言余貌美而心靈。行動似通人。至可貴也。皇后與宮婢。

咸欲見余。余遂奉勅入宮。見皇后。乃長跪。乞后許余親其玉指。皇后尊貴已極。以小指嚮余。余時已登玉几之上。以二臂捧后末指觀之。后作寒暄問余曰。卿至自何國。余以簡語對。后曰。卿即居余宮中可耶。余稽首言曰。奴星爲草莽臣之厮役。果中宮以誥命主人者。奴子當無不從命。后乃問主翁曰。吾以良價市。汝允余耶。主翁知余旦晚且死。本欲去余。乃允市一千金錢。今日即拜領。每金錢計值可八百末德。每末德合英金一鎊零七先零讀吾書者。須知彼國所有。若與歐洲所固有者。作大小比例。實則此一千之數。在彼國估值。亦不過類吾英一千基尼耳。每基尼應二十一先零此錢移入歐洲則不能計其值矣余聞言。奏皇后曰。臣今爲皇后卑下之奴星。然臣有小保母。曰格蘭達格哩。聰明識道理。與臣最稔。乞皇后留侍宮中。爲臣師保。亦以供奉中宮。后可余奏。而主翁亦諾。此主翁不期能貢其女於宮中。爲福乃出分外。此女亦樂不自支。此主翁與余辭行。且曰。吾爲爾納諸清途。汝知之乎。余弗答。微與鞠躬而已。皇后見余澹泊應主人。怪之。迨主人既出。余啟皇后曰。臣事主人。無幾微之憾。彼人在田間拾得臣所感者。但自幸未爲彼人踐出肝腦耳。彼人得臣。徧示諸國中。得貲已無算。更納臣宮掖。臣報之足矣。臣日夜取媚觀者。精力咸憊。勢幾死臣。臣幸人身。非蟲豸。不爾者。死不旋踵。臣軀幹已罷茶。不勝其病。彼人役臣不已。務求得錢。設彼未

虞臣死。則見鬻於皇后之價。當不如是之賤。今臣託身中宮。掖廷之下。微命足以自保。矧后又聖明。微臣慶更生矣。宮中百事順理。雖生物無有凌踐。至仁如天。無不徧幃。微臣自今。知不死於勞瘁。以微臣面聖後。精神來復。此非殿下光靈。微臣萬不及此。此微臣懇摯之言。幸皇后鑒之。余詞令清粹純美。言之闐闐。此皆將入宮時。余卽路中思得之。與奏對殊合。間有鈎轡之處。后亦矜恕。乃愕然。謂此生物。出話乃如通儒。因大悅。以手捧余面。皇帝。帝適罷朝。神威凜凜。不可正視。其始見余。不審爲何物。問皇后曰。卿何時嗜此。司巴納。狀至淡泊。以皇帝萬幾勞瘁。精神愉悅。初以余爲司巴納也。皇后覺之。乃徐徐置余於書案上。令余曰。爾趣朝陛下。可敬謹奏對。余乃發聲。言時。小保母已臨至簾下。乃陳述余之來歷。皇帝固有學者。爲廷臣之冠。精哲學。尤精數學。見余。乃俯而相余。見余飄然而立。方余未言。帝固以余爲鐘表石人類也。國中亦素有之。迨旣聞聲。及余來歷。乃愕然不信爲實。余備陳奏來時情況。帝終弗悟。似未知歐洲有僑僥世界也。初疑余小保母及彼父。教此生物作此僞言。以素重值。乃復叩余數言。余娓娓陳愬。無所怯。恒謬誤。惟發聲輕重少異。及雜以俚語。以余來自田間也。於供御時。微露鄙野。時爲禮拜日。國俗每逢此日。必有博士侍中。帝召入博士。博士細審余狀。鑒及纖微。議論紛綸。莫衷一

是衆以本國天然之理推測之。謂余生命形骸。必不能自活於人間。以此物行不能迅。既不上樹。又不攢穴。所恃者何食。推之斷無生理。既而又相吾齒。知余爲肉食之蟲豸。既爲肉食。則百獸皆可食彼。彼之肉食。胡從而得。吾國中田鼠爲最小。在勢彼猶不能食。意彼所倚以爲食。必蝸牛及蚊蚋耳。既而博士又以蝸牛蚊蚋之血肉考之。復決余必非此類。中有一博士決余必胎生。或未及期而生。此人方發聲。卽爲彼人所攻。謂此物果不及期而生。五官四肢。胡以備具。以勢度之。此物生已數月。不爾繞喙。胡以有髭。且余髭有斷焦者。博士以顯微鏡窺之。咸悉。又不以余爲侏儒。蓋余身雖小。頗協度。時宮中適有侏儒爲國中之極短者。然長已三十尺矣。衆竟不齒余於侏儒之列。列之蟲豸生物。蓋余身之纖小。在彼國中無可例者。諸博士因訟閱不已。已乃同聲指余爲利伯蘭司嘉葛。譯言怪物也。怪物之爲言。歐洲哲學家恆用之。歐洲哲學家言。凡不經見之物。亦均謂之怪物。此等稱謂。蓋博士至無可自解時。往往以此名之。時衆論已定。實余以怪物。令余作聲而鳴。余乃奏皇帝曰。微臣實告陛下。臣實有國。國度及其屋宇樹木。大小均約。與臣相準。臣在國中。亦足自保其生。猶陛下所轄之蒼生同也。余言已。博士相顧奪氣。均無言。但作鄙夷之容。語皇帝曰。此農人預教之耳。然皇帝知識較博士爲高。乃麾博士

出。召農人入。時鬻我者尙未行。遂取而簡其身。始令面皇帝。繼令其女亦入。皇帝凝思久。知余所言或不之欺。乃語皇后。令宮人謹飼吾身。復令余小保母侍中。主將護余。帝見余甚依農人之女。令拓地居之。后復以女師至。教此女。更一宮婢。及二內侍。左右犇走。而余身衣食。則悉責此女。后復令匠人作小篋。卽爲余臥榻。后令問余小保母取旨。製爲形式。務令中度。匠絕巧。聽余指使。在三禮拜中。爲余成方箱。四圍均十六尺。高十二尺。有小門若窗。中作兩龕。猶倫敦臥室之制。其上設機。可以開合。而來朝尙器之官。復爲余作小榻。納之箱中。所臥衾褥。均小保母日出曬諸日中。夜則掩其門。時國中有製器之匠。能作小物。爲余製兩榻。中鑲白木。大似象牙。尙作二小案。並一小櫃。板壁均密不漏罅。制極堅固。防車中顛頓。敵其箱。且固之以鑰。備鼠。顧箱小不能容機。匠勉成之。其狀竟可用以鑰英倫之巨闕焉。予時佩其鑰。防爲小保母所失。而后亦出其御藏中極細之絲。爲製余衣。其絲重於洋氈。久乃服習。服制半似波斯。半類支那。嚴重而端整。皇帝每散朝。必召余譚飲。幾於舍余無歡。且爲余設座於皇后之右。而小保母則坐小杌。近余座相余。余食器則金銀之屬。儀同皇后。余自相所御。大類倫敦小制器者。用爲童子玩具。小保母則藏器囊中。余食時始一一出之。食已。洗滌拂拭。復置囊中。爲皇后侍食者。有二

貴人長者十六。次僅十三。皇后恆少割肉。寘余餐中。余即以后所賜者恣食之。皇后見余食狀大悅。皇后荏弱不多食。然每進一肉。數合英之農夫十二人之食也。余觀之毛髮森然。皇后食炙百舌之翅。並骨吞之。鳥身之大。逾英國火雞十九倍。每進麵包一小片。核以英國麵包。殆二辨士購得者。后納酒金盃中。盃大如巨筍。所御刀視英國之巨鑷。爲狀尤巨。一日小保母出。余觀御膳之案。中疊列刀叉無數。高可隱人。國俗以禮拜三爲禮拜。余已識之矣。帝后同其太子公主之屬同食。皇帝此際寵余甚摯。至賜座於帝之左。在鹽盒之次。帝樂時。語余曰。爾國何狀。宗教如何。法律如何。政治如何。學問如何。余乃縷縷稱述。帝聰明善剖決。即余所言細審其理。實則余稱譽己國。言頗失寔。歷敘懋遷之事。海陸之戰。與宗教之源流。以及朝廷之黨人。然帝學問甚深。識治體。頗羨余言。乃登余於右掌之上。左手拊余背。如撫小獼猴。帝且撫且笑。復言曰。爾爲民黨耶。王黨耶。語已。面首相。而首相方立侍。執白梃。大如御舟之中桅。至是作蚩鄙之狀。意似輕余。告帝曰。天下人類至大。乃爲此小蟲竊效而肖我。帝曰。此生物。居然解立國。設官。知國恥。彼極其智識。爲巢窠。乃亦稱國與都耶。彼妄意剪裁。亦名爲衣。既有愛情。亦能戰鬪。且憑其謬論。給人。欲敗人事。余聞言怒絕。以我英貴重之國。技藝冠時。軍火冠時。即法國之仁政。

歐西之鞠獄。慈祥被於宇宙。顯榮無上。傲藐一時。至此乃爲輕賤。至於極地。余因見挫於彼人。乃觸是悲憤之感。既而又念聽彼所言。無傷於我。亦不深較。久之大言亦無恤。但潛觀彼人類。大小弗埒。始猶畏懼。久乃與習。但視爲吾英之貴人。高趾而仰首。恣其論說。自侈其驕貴而已。然吾雖以眇躬廁彼高大之間。匿笑其妄。亦猶彼之笑我。一日。皇后置余掌中。臨鏡。余遂見其全身。覺與皇后比例。大小判然。較諸平日之偉碩。若縮小至數十度外。已而復怒不可遏。余非怒皇后也。時侏儒入侍。見余乃大兀傲。謂余之纖弱。乃遜彼萬分矣。見余輒自恣。顧盼頗高。意均傲余。余適在案上。與貴人語。而侏儒作小語。斥余短。余恆呼之爲兄弟。以形其與吾同小。激之使怒。如是者屢。一日方飯。侏儒經余調談。立登御榻。至案上。力捉余腰。擲入乳酪。侏儒大奔。余既墜酪中。耳目均爲酪塞。余非善游者。勢且必死。時小保母在室之西隅。皇后斗至。見狀。大恐。顧遲鈍未及拯余。幸小保母趨至。拔余出盂外。余此時已飲至二升。乳酪矣。衣衫盡毀。尋聞此侏儒爲皇后怒責。鞭笞有聲。且罰盡此酪。於是此侏儒遂失寵。移時。皇后取貴族女賜之。令出宮掖。余心釋然。第不知此侏儒何因恨我。此時見逐。度其蓄憾當尤深。余尙憶前此。彼時以計陷我。令人欲笑。皇后雖極怒。而笑仍不已。設非余爲釋者。此侏儒早除門籍矣。先是皇后取

骨而吸其髓。豎空骨於盤中。挺然可數尺。而小保母適行。此侏儒乘機。以小杙登案。取余。東余足納諸空骨中。陷及腰膺。可三分鐘之久。人始見之。余忍痛弗哭。皇后御肉食。無蒸騰者。余足幸無恙。皇后大怒。將立驅其人。余爲乞恩。但示薄懲而已。皇后恆譏余無膽。謂爾之國民。均如爾耶。方余至時。頗苦蠅。蠅大如旦司忒北之百舌。乘余食時。大震余耳。有時飛集食物。食後遺矢及卵。臭不可聞。此二物。余皆見之。而國人則無覩。蓋彼國之目。光力固佳。而余目矚彼小物。一一都見。有時蠅集余鼻。疾螫而去。其爲臭甚羶。涎漫。吾疴矣。猶憶博物家語。余蠅能仰附而倒行。余極力自衛。乃足備禦此么麼之物。往往震越失次。而此侏儒但提取麻蠅。至余前。握蠅盈把。張手縱之。余卽變色。皇后轉用以爲樂。余無術。乃出刀四劈。手腕輕捷。衆乃大稱余能。一日晨興。小保母寘余於箱外。吸取空氣。以余未嘗冒險。不欲懸余箱於窗外。如籠鳥然。余居恆推窗踞案。噉甜餅。忽有黃蜂十數。聞香羈入。其鳴如亂笛。有進奪余餅者。有集余冠者。厥聲甚雜。時露其鍼。余力起取刀斫之。死四蜂。餘皆逃出。余亟閉其窗。蜂身大如山鷓。余就蜂尸。出其針。長可寸五分。其利如錐。與他物并藏之。留俟質我歐洲之人。後此歸國。饋三針於金利森博物學堂。餘一針。儲爲珍玩。

第四節 敘國中形勝 葛利佛論地球圖遺漏此國謂當別改圖式 記波羅丁納宮殿及

都城 葛利佛遊歷國中 記國中巨廟

余今誠告讀吾書者以國中形勢。以識余閱歷之所及。京畿以內。四週可二千哩。京曰拉布老格拉。皇后恆挾余隨扈行幸。殊未及遠。皇帝行邊。則后亦不之從。綜計國權所及。地長近六千哩。廣可五千哩。余在宮竊思。世界乃有此國。則歐之地理家誤矣。彼圖說言舊金山。及東洋諸島外。均海。據是則韃靼之大陸。乃無與之適鈞。以余意思海圖地圖。均當易稿。吾意宜將此大人國之地。附入亞米利加之西北向。設地理家無從着手者。則余將助之成圖。此大人國。似在海股中。東北多山。高可三十哩。此路萬不可通。以山皆火山也。雖有夙學之士。乃不知山後之有人類。矧三面均海。海賈之所莫至。國中無地不面海。而獨無港。卽有小溪。通諸海灘之上。而水中怪石槎枒。激浪淘沙。不可停泊。卽有小舟。亦不能闖入。故國人與世界互市隔絕。內河之中。亦有大鱸。河魚充牣。國人食魚。均不需海。以海魚多爲恆人所食。無巨魚之種。國人亦不之漁。而其草木牲畜之大。逾常種。與彼人類稱。則哲學家自可考而得之。顧雖不以海魚供食。時亦得鯨。鯨觸浪死於石罅。則居人取而烹之。如壓河豚。鯨魚旣死。國人肩死魚

歸。或以巨籬置死鯨。以二人舁入京畿。余一日嘗見鯨魚巨塊。登諸御膳盤中。皇帝亦視爲常供。不之奇也。余意皇帝必惡鯨之巨。故久不下箸。以余所見之鯨塊度之。大逾萃林蘭海灣所產者。國中居民充牣。全國凡五十一城。巨鎮百。均有碉堡。而村落尙無數。都城跨河而築。河流貫其中。居民凡八萬家。丁口可六十萬。以英里計之。長近五十四咪。廣僅二咪有半。其勢極修。如長蛇。余所見者。皇家所用之圖。張之於地。令余行而測之。近一百尺。余量圖時。赤足縱橫蹴踏。推步而得。皇宮因勢而築。不爲方整。周圍七咪。作長圓形。寢殿高二百四十尺。修廣與高相比例。皇帝賜車。令小保母並余坐。而小保母之侍媪。恆同出遊歷。每行余必從。從必以所居篋箱同行。小保母恆置余於掌。實則余欲出閱城市。知物狀。余自度車製大似威孟司達之廣廳。特不如其高耳。一日侍媪令御者息於市肆之間。有乞兒伺隙擁至車下。余大震。以英倫無行乞者。丐中有婦。贅疣張其胸。作漏孔十數。間有大者。余身幾能入。尙有男子。背亦生瘤。大逾英倫棉桐五倍以外。尙有斷足之人。以木製代之。高已二丈。其最駭余觀者。則丐身之蠶。縱橫如織。余眼明至能辨。蟲之肢體。較歐西之蠶。以顯微鏡觀之。尤晰。蠶喙如鉤。厥狀猶穢。余甚思以器藏此蟲。顧已在船中。惜未之挈。余觀蠶久。胃翻欲嘔矣。余所居箱篋。在余觀之過鉅。后乃宣

誥令更制一小匱。廣十二尺。高十尺。以是物便於游歷攜挈。若前所製者。佩諸小保母之腰。殊太鉅。不便出納。於坐人亦弗適。匱制本出諸前匠。此新匱亦余示以繩墨尺寸。其三方均作玻璃小軒。軒門以鐵作網。防爲蟲螫。其第四面。則不開軒。嵌二小鑲。絕堅。以衆挈予時。卽以手執鑲。乘馬時。則以此鑲束諸腰鞵之上。此惟帝后出遊時。以余匱付宿衛之士。或至御苑。及臨幸貴要家。余無役不從。久之頗爲諸大臣所青睞。廷臣咸言皇帝眷余。優於助戚。每出遊。余車中少疲。皇帝則令衛士將余匱置鞍上。余卽玻璃三面窗中。記國中風物。悅目爽心無極。匱設二臥處。一爲懸牀。一爲木榻。又設一案。二櫬。咸以螺絲嵌諸板上。防馬逸震吾匱耳。顧余業海賈。卽逢大颶。震吾牀几。亦久習而安之。無所恇卻。余縱觀村市。咸在匱中。依衛士鞍橋之上。或懸小保母襟上。小保母坐筇輿。以四人舁之。尙有二人。衣宮中服飾。左右供役。時國中喧傳余狀。故皇后臨幸地。居民萬數。集而觀余。小保母輒以婉辭屏謝。有時止舁夫。立余於掌上。令百姓縱觀。余夙聞國中有巨廟。欲至游歷。且欲仰瞻浮圖。一日。小保母徇余請。載余至廟下。至乃愕然。浮圖高近三千尺。蓋自地基直築至其峯尖。以人工成。此巨觀。小大比例。亦適與歐人相等。若持較沙利伯利之高塔。則高低不侔遠矣。余私計彼國款余。禮意頗篤。余情甘服。固無非敢

議其俗。因念此塔雖糜人力。抑亦國中巨觀。廟牆厚可一百尺。琢石成之。每石可方四十丈。四圍皆象天帝及先皇帝。均雲母石所爲。軀幹高逾彼中生人。咸位諸塔層之上。有一石指墜自石象掌中。委地如廢物。余試量之。長四尺一寸。小保母以素巾裹之。置之衣囊。雜諸玩物之中。蓋其視余猶小兒也。皇帝御廚。余亦時入。屋頂作穹形。高六百尺。中置巨罏。較吾聖波陀廟頂。大逾十尺。余後此歸國。就聖波陀廟頂量之。始悉也。至巨罏中受炭之鐵網。及石銚。與廚人之家具。余悉不言。言之滋悻。或轉以余爲妄。讀吾書者。苟加以思忖。則必弗信吾言。以爲太過。彼探險家言。恆不實。往往有此。余亦難免此嫌。然終不因避嫌之故。矯吾言而小之。果如是者。防有人譯吾書而寓之波羅丁納國中。則彼國皇帝。及其民人。必力辨其誤。以爲吾言弗實。以小形大。失其故觀。須知皇帝天閑中。畜馬可六百匹以上。高自五十四尺至六十尺。皇帝大閱時。羽林之士。乘五百騎。爲狀富麗已極。殆至陸軍大閱時。則又不以此數爲多矣。

第五節 葛利佛冒險出遊 國人決囚 葛利佛示其駕駛之能

余非常遇不懌之事者。則安居是中。亦足爲樂。此小保母恆攜余墮入御苑中。有時立之掌中。有時置

之地上。余猶憶彼侏儒未見。遂前。曾隨余入苑中。小保母偶寘余於地。余適與侏儒遇。至小蘋果樹下。余以蘋果小樹。方此侏儒。語含諷刺。侏儒大怒。乘余行樹下。侏儒乃力搖其樹。果大落。其巨如酒筩。墜觸余首。余立仆。而蘋果壓余背。余伏不時起。小保母告之皇后。侏儒幾不免。余力以言解之。又一日。小保母置余於織草之上。令余遊適。小保母行稍遠。其時雹忽大至。余爲雹擊。立躓。雹乃交下。余委頓不可狀。幸余能獸行。入茴香菜畦之中。以菜自蔽。頭足皆創。臥牀十日。不能出戶。然猶非奇。以彼中天地所產。其大與人爲差。雹量之大。較吾歐所雨者可千倍。此蓋余所自識者。銖兩無復差謬。外此復疊遇巨險。較前尤劇。一日者。小保母不挾匱而行。但擊余於掌。寘諸平安之地。聽余便旋。且恣遊適。而彼自與侍媪。及他女伴偕行。去漸遠。距余呼聲不聞之地。忽有縞色巨獒。爲園丁所飼者。適突入苑中。至余遊憩處。以鼻猛嗅。旣而得之力。前張吻啣余。犇至園丁之側。累搖其尾。寘余於地。幸此狗經人教誨。以二齒齧余腰絕。輕衣服亦不爲損。此園丁見狀大震。因以兩手捧余起。問余奚苦。余氣窒不能聲。更數分鐘始蘇。而園丁已將余還小保母。會小保母亦適至。覓余不得。乃大哭。見園丁至。申申嘗不已。余請勿聞諸帝后。而小保母亦防達宸聽。獲譴。乃隱其事。余自經此險。小保母動息隨余。不令自行遊適。卽

余亦危懼不已。有時少遇險。余亦諱匿。不令小保母知之。猶憶前此出遊。見一飛鷹盤於空際。瞥然直下。非余性靈。知自衛。出佩刀。伏於闌干之下者。必膏其吻無疑矣。又一日。立小邱上。邱多野鼠。叢穴。大抵墳其土於穴上。而虛其下。余無心墜入穴中。但汚其衣。幸尙無恙。又一日。行觸蝸牛之殼。立仆。創余左股。以余方經行。而蝸牛適出觸余。因立躓耳。余實不審居此。苦耶。樂耶。但覺人衆而我獨。至於小鳥飛鳴。亦不余畏。在余前啄蟲而咽。意態自如。似不以余爲人類。馴而無機。有一畫眉。徑至余前。啣余餅餌而去。余苟與撐持。鳥健而進啄。予無能拒也。鳥旣得餌。復他適。取蝸牛及蟲。一日。余操小木杖。取鳥得一梅花雀。一杖立蹶。余獠進。以兩手把其頸。馳告小保母。鳥初受杖而暈。旣乃蘇。以翅打余。痛絕。余挺余手。趨前推之。鳥爪幸不見及。余漸無力與角。幾欲縱之去。幸遇內侍力挈其頸。明日登俎。充御膳矣。此雀之大。余尙憶之。其身若鵠也。余小保母之侍婢。本皇后所遣。然恆招余小保母入其室。並請挈余。此婢愛余。時撫吾背。羣婢竟褫余衣。不掛一絲。置彼胸中摩弄。余聞其臭甚羶。然亦不言。防損此內家名譽。且余被其照拂。亦不忍質直揭其短。蓋余在彼衆中。軀幹固小。而鼻觀絕通。以其國人氣羶。彼此初不聞其臭。余則一聞已覺之矣。願此女氣羶。尙屬天然。設更以藥料自染者。則予尤不能堪。予尙

憶在利里北達時。有良友告余。謂余體操罷後。歸宿。汗出如濯。氣亦未佳。然在吾類中。則汗出常耳。何臭之有。因思彼人之嗅我。亦猶今日我之嗅宮婢耳。然宮中人亦有佳者。彼皇后若余小保母之爲人。則甜蜜無倫。余心旣已輸服。却覺其百凡無醜。猶吾英國之美人也。一日余在內。見羣婢赤身。竟不避余。當余面。輒易衣。余乃得盡觀其褻體。然一無感情。但有厭惡。其質粗而不膩。顏色絳縞相雜。週身生贅。大如巨盤。髮垂其腰。乃較吾英之繩尤鉅。余在其旁。而羣婢肆無忌憚。洩便於巨盆中。大可三噸以外。間有好女。年可十六。有時實余於懷。余見褻大怒。隱乞小保母。勿與內人雜處。逾數日。有少年入宮。爲小保母侍婢之從子。請諸人觀決囚於市曹。囚梟悍。圖刺少年之契友。見獲而誅。小保母殊不欲行。余顧不然。蓋好奇心切。甚欲觀此巨頭頸。小保母不得已。挾予行。囚縛置小榻。又升榻於臺上。頭顱隨刀落。刀長可四十尺。血湧如潮。高射數丈以外。較諸英國大花園倒出之飛泉尤高。頭委地作巨響。余所立地。去刑所約半咪。聲猶震耳。隆隆然。瞿然而歸。後皇后見召。令余談所經之海道。余述被難事。輒悲哭。后乃溫語慰余。令歡。且詢余帆槳之功用。並云。爾若試爲舟行。或有益於爾之衛生。余乃自詡己長。謂恆海行爲醫士。蕭閒無事。則操舵工業。以自娛戲。願茲欲試吾藝。乃不可得船。彼中最小之輕舫。已

爲吾國極巨之戰艦。設得一舟。合余乘者。又胡從試之水。皇后聞言。笑曰。余力能爲爾製小艇。惟汝宜自督匠氏爲之。吾自覓盂水。爲爾行舟。宮中供奉之匠氏。爲藝甚巧。經十日。製小舟一。物皆備。以余國製船之法核之。可容八人。船成。后大悅。置此船於襟上。示帝。帝宣勅。令儲水於木器中。置舟。器小不能容漿。后又覓得他法。命匠氏爲水槽。長可三百尺。寬可五十尺。深僅八尺。槽隙附以樹膠。置槽於寢殿之下。槽底有杙。去杙則水洩。槽水以兩內侍灌入。不二句鐘。而槽已滿。余放舟其中。張帆盪漿。左右如意。帝后及諸命婦。咸稱善。有時余飽張其帆。而諸命婦以扇扇帆。舟激如箭矣。命婦扇帆既罷。則宮豎聚而噫氣。氣壯亦成風。余把舵引帆繩。放諸中流。旣罷駛。小保母以指拈此小舟。懸諸壁間。余一日方容與水上。忽爾遇險。乃幾喪吾命。方宮豎下余舟於槽時。其侍余小保母之媪。恆以二指拈余。位置舟中。茲不期脫指墜落。若無天幸者。直下至四十尺之地。首亦糜碎。幸此媪襟上着一針。厥狀作旋螺。余衣適經針上。針曲而銳。小保母見狀。力奔而救。予乃弗死。先是皇后宣誥。此槽經三日。必決杙出濁水。方瀉水時。有小蟻伏水中。並水入槽。余乃無覺。迨余舟入水。蟻見狀。力躍上余舟。舟爲之左傾。余力支其右。舟得不翻。蟻竟躍入中樞。幾欲專余舟。以爪向余。腥涎被其身。余覩其狀。龐然。幾不審其爲蟻也。

小保母俯視。將拾去之。余止之曰。勿爾。吾將以力格此物。遂以漿逆擊之。蟻不能堪。復入水。余大笑。此着幸無險。然而奇險至矣。時御廚中蓄一獼猴。會余小保母適他出。扇余於匱中。時天氣酷熱。保母敞其窗。卽余匱之小軒亦未閉。此匱鉅而有容。余方靜坐凝思。聞有巨聲發於窗外。似有巨物來往跳擲。余聞而心顫。頗欲私覘其異。而身尙未出匱。忽見一生物越窗入余室。至余匱下。俯矚匱中有何物。余伏匱隅不動。而此物四嚮窺伺。余遂蒲伏牀下。此物尙逡巡不去。余始知爲猴。而猴已見余。探掌於匱中。猶貓之取鼠。余亦騰挪避此爪。而卒爲所得。爪鈎余衣。力掣而出。捧之右爪。如乳母之將兒。且以乳塞予口。蓋歐洲猴屬之訓貓。狀正復類此。余見執極力與拒。而猴拳乃彌堅。余氣促。自念勿動。動且必死。意此物以余爲其類耳。猴抱余懷中。以左手撫予頂。方猴戲予時。室中有人發扇。猴將予立於窗上。至於承霤之下。一爪挾予。以三爪沿簷。立登屋脊。小保母見狀大呼且哭。由是宮豎亦大集。取猴。且以梯至。合殿之人皆集。而猴仍抱余騎危而坐。仍如母之將兒。且卽嚙中出物喂予。腥腐之氣觸鼻。余卻之。猴怒爪余。而簷下人乃大呼。余雖怒。亦不能責其人。以其事本令人絕倒也。時有人將擲石驅猴。識者立止其擲。防石至碎余顛。已而羣梯就簷。數人爭上。猴見圍困。力犇。以一爪將余。行者三爪而已。

繼乃擲余瓦溝。飛越而去。余孤立屋上。屋去地可九百碼。防爲罡風所引。或暈而下墮。乃盤散自行。息恐墜。時有小豎登屋。納予於袴囊中。徐徐下。余爲猴嘵之物。塞咽欲暈。而小保母以小鉗撥余口。余乃大吐。立蘇。然雖蘇。爲猴所引。罷甚。病至二禮拜之久。帝后時以人存問。后至自臨幸。趣命殺猴。且宣誥。此後掖庭不得飼猴。余病間。入謝。頌帝后之仁。帝后均大悅。且用調談語。問余在猴掌握中。果作何念。且猴之飼爾。爾甘猴物乎。想爾在屋脊上取空氣。胃力當強旺。設爾國中有是事。將如何。余對皇帝曰。歐洲無猴。猴均他產。其軀幹甚小。設十餘猴見攻者。臣力咸能敵之。若今日所遇之物。在臣國大已如象。臣若非震恐失次者。臣腰下獨無刀耶。當彼探爪入窗。以刀刺之。爪且立縮。余言時。尙堅握刀柄。作豎豎狀。且甚肅。大似國之矯飾人。好爲大言。以息衆譴者。余言雖厲。帝后咸哂不已。侍者咸鬱怒。以爲狂恣。余因迴念。凡人程度。既不相埒。縱矜炫爲大言。適足貽人詆怒而已。余生而窶。旣無門業。又非貴官。惟恃此端嚴簡直之氣概。說大人則藐之。後此反國。益以此自守。不爲苟賤之事。每令人以此見重。初不以才與衆角。而人之重我。至與清要同貴。自是以來。予在宮中。恆日爲人用作笑柄。而小保母視余切。且陳奏皇后。言余少有不檢者。幸東朝勿加以罪戾。一日小保母病。侍媪引出宮外。車行至三

十味。領取天氣。余亦同行。至田間小阡。乃啓余匱。余出匱。而阡上遺牛失絕。巨已乾。余乃作山行狀。越此矢山。初欲力躍而過。顧半道下墜。溼矢沒膝。幸有侍者援出之。以素巾拭去污穢。小保母仍閉予匱中。歸後始爲予易衣。而御者述予事於宮中。宮人大譁笑。見余威絕倒。

第六節 葛利佛以術娛帝后 奏樂於御前 帝詢歐洲風俗 葛利佛奏對如旨 帝聞

言悟政體之流弊

余每於一禮拜中。輒隨朝請。帝循其國俗。每一禮拜。輒行沐櫛髮。余亦侍側。薙髮刀。大逾英國之鑱數倍。余從薙髮匠乞鹼水。卽水中得帝斷髮五六十根。余乃以木制爲櫛形。以針密刺其上。以帝殘髮入針孔中。齊之爲髮刷。以余櫛之齒。已斷無遺。不能用也。刷成。余大喜。以爲得未曾有。思更制之。乃時就薙髮之匠。乞餘髮。成髮刷二。且告宮嬪。乞后墜落之髮。畀諸匠氏。匠氏受勅伺余。余俾爲有背之榻。適稱匱中陳設。榻中作多竅。背上亦然。卽竅中用后髮爲網。狀如吾國樹枝所編者。榻成進御。后大悅。輒舉以示人。一日朝后。后令余踞此榻。余奏對言。寧殺臣。臣死不奉詔。以榻爲后髮所製。臣惡敢加之。以身后稱羨者再。許余忠篤。余復以后髮製爲提筐。長可五尺。以后之名用金線縱橫織成。余乞皇后恩。

賜小保母俾榮顯之狀。形於日用。筐不任受物。但能受小玩物耳。皇后亟賞余能。時皇帝以國中無事。恆御殿張樂。輒命余入侍旁聽。惜樂聲洪大。余莫能辨其抑揚抗墜之音。第覺合余國諸樂器之音。一時同奏。猶不如其一器之響。余請於皇帝。置余匱於絕遠之地。垂簾塞竇。閉目靜聽。始得其聲之高下。然於雅樂殊未協。余當弱冠時。能彈小瑟。茲小保母臥處亦有之。樂師於一禮拜中。凡兩至教之。此瑟固視余年少所彈者頗類。其音激楚。又類余所操者。余思將借此樂器。翻爲歐洲之音。以媚帝后。此瑟固小。然用之絕難。瑟長可六十尺。每絃相間可一尺。余伸臂僅能及五絃。若重按之。則須握拳力叩。始能作聲。卽操亦不成調。余忽思得新法。乃製二小槌。一巨一纖。巨者裹以鼠革。卽用之以叩絃。絃旣不傷。聲亦激抗。小瑟之前。本置小椀。去瑟可四尺。余卽立其上。斜行攬上。往來叩擊其絃。捷如猿猴。帝后大悅。然余亦罷甚。槌短手弱。不能周十五絃。纖槌之所擊。作低調音。亦不能得其清圓。顧皇帝知音人也。嗜樂而精。時出詔旨。挈余匱入祕殿中。令余自匱中出小榻。賜坐於高几之上。去皇帝可三碼。余面與天顏平視。足與皇帝論對。一日天顏有喜。余奏曰。臣萬死諫皇帝。請皇帝容臣直言。臣竊以爲皇帝慢也。視歐洲與他世界之人。乃同無物。且弗愜於宸衷。以陛下未嘗付度人體大小之不侔。若卽敵邑最

偉碩之人觀之。其謙冲似勝陛下。須知昆蟲之末。如蜜蜂螞蟻之屬。亦固有德性才藝。精專處或勝於巨物。陛下固視臣小也。然臣尙思以忠盡之心報陛下。陛下安可輕臣藐小。而儕之蟲豸。皇帝聞言。改容曰。爾試論爾之國政示我。余私念天下專制之君。但自美其風俗。自張其威稜。更不審天下之大。尙有強國。今茲忽降心相從。願聞吾國善政。讀吾書者。當知余生平志氣高抗。甚自愛其國。恆慕古之烈士。盛稱其國運之盛。余卽其人也。余旣承皇帝之問。乃對曰。敝邑居海島之中。三島鼎峙。中分三國。統於一王。此外尙有殖民之地。在亞美利加。臣國度至美。氣候旣正。形勝亦佳。語次遂及政體。且云。貴族所蒞。曰上議院。院員爲望冑。均古英雄之遺裔。又廣有財產。足以號召一國。其次言教育。言技藝。言軍械。又言議院者。爲備君相顧問而設。而立法權中。議員亦據有其一。鞠判之權。議員與焉。爰書旣定。更無翻案之時。而上議院之人。則悉力保國及皇帝。竭其勇力誠心。雖百死無憚。蓋華國之名流。亦衛國之元老。留貽出自先烈。其得名於時。蓋以其德。不盡以其才。凡人屬貴冑。永永無或式微之時。爲世所棄。此外尙有人曰牧師。其人專司宗教。度人靈魂。以德育化百姓。此人人當致心而戮力者。而皇帝與首揆。爲之倡率。此牧師之得名。亦積厚而流其光。不爲苟得。在百姓尊爲神父。神所託也。至於下議院

中。咸國中文人所蒞。爲百姓所推擇。擇之必以其能。立之爲一國之代表。此兩院人。歐洲之國力。係屬於是。借之以通上下之情。立憲之源。卽出於此。又有裁判所。專決刑獄。承審者爲貴要大臣。又有精於法律者。侍而聽鞫。凡人紛競之事。及析產分家。均院員主之。彰善癉惡。亦歸是人。繼述財政。並及水陸二軍。謂均以財之多寡爲強弱。並言版籍之人數。若而兆者。屬此宗教。若而兆者。屬彼宗教。卽政治亦然。不復齊一。且瑣瑣雜陳。至於田獵遊豫之事。凡足以張我國權者。歷歷爲帝陳之。又遠溯百餘年前。英國歷史。舉略以告皇帝。此說。凡五入大內。始竟。每朝咸至數句鐘之久。皇帝頗傾聽。且筆之於櫺。手自標題。似留以待問者。至第六次面帝。帝卽揭櫺中所識者。逐節詰駁。先問爾國中操何術以訓貴冑之子。導之以善。並能養之致豐碩。且國中少年。適當就學之年。學費從何出。貴冑之子。仕後何贍。如勳爵大臣。猝陟升途。輒膺五等。緣何才德。始臻極地。且其升庸時。是否仰承皇帝之意。或行賕於近侍。自進於仕途。抑或行賕於首揆以進。或聯合黨徒。力攻公益。自附於帝黨。爾國仕宦。其盡出此乎。將相中人。悉皆洞明治體乎。其人守法如何。不亂法以自便乎。用以剖判同類。能以誠信鞫獄乎。若輩果秉心忠清廉潔。無復侵漁下民。而行其暗昧事乎。或且以道德自進。不由他途。旣已秉鈞。復能主張宗教乎。

宗教中果人人服其聖神。無一能及者乎。抑或其人出身不正。爲濫污牧師所舉。漸陟清途。彼濫污之牧師。既舉其人。忝列清班。仍不改此度。令人生憎乎。且爾所云下議院者。主何宗教。乃有是舉。議員之舉。或出凡素。抑但擁多錢。濫竽院中。爲投匭舉人之人。乃不稱職。仍覲然爲議員乎。此與議之事。果有何益。人乃罄產自卽於院中。求人見舉。一無所得。轉以爲榮。是又何也。殆欲沽名要譽。冀衆稱述。而政府尙在疑信之間乎。此等熱中之人。以無君爲戚。捐此巨貲。竟空無所得。國家曾憐而惜之乎。彼人賣其國民之公益。以求媚昏懦之君。與狙詐之臣。用博一身之榮顯。其人之用心。殆如是乎。皇帝疊申問難。而余之所言。至如投身於箕箒之中。恣彼去取。發難乃無數。余幾莫答。亦不能盡筆諸書。以滋讀者之厭。惟余所言裁判事。皇帝亦引以爲問。則余奏對頗當。以余前此曾入覆盆之中。糜費不貲。故歷歷識之。皇帝曰。裁判是非。爲時如何。卽糜費又如何。詎居問者及承審者。秉自由之權。能察人間不平之事乎。彼宗教家與政治家。能與聞獄事乎。是二者。曾否有學。能操公理。抑此二等人。封於故見。不能洞悉人情。卽可抗顏而臨鞠乎。且是二種人。能有權力立法。隨意高下。用以撾炙平民乎。儻以黠者居此。則必多方誤民。謬引成例。以迷惘無知之民。尤以貧富爲勝負。彼受鞠者求勝。能卽出重資乎。彼直者

求伸。朝廷曾體恤其人乎。所謂承審之員。具此能力。可徑至元老之院乎。皇帝語已。遂及財政。帝意殆謂余腦力朽劣。漫不省記。以余前此曾啓皇帝。言國中賦稅年可五六兆。皇帝自大其國。聞而懷疑。以爲歐人之得稅。不宜倍其國之歲入。故念念及此。意欲求余助其料量度支。用增其帑耳。余力言歐人歲入數稿。皇帝猶疑。謂爾國何由得錢如是之夥。意擁資既多。則假貸於人。其得子金亦鉅。且還責當在何時。皇帝又問歐洲用兵所費。出帝意表。因之大疑。謂糜費如是。則人爲好亂之人。而鄰國亦非盡率教者。苟區區之國。能出兵賦如是。則將帥之勇。常踰爾皇帝萬倍。想爾三島。爲地不多。經商以外。尙復何業。問爾水陸二軍。防邊以外。尙有何用。余告皇帝以無事時亦練兵。兵籍均出自由之百姓。皇帝曰。爾輩立君。卽爲爾輩領袖。由爾所言。爾何畏之深。爾國平日命將出師。所伐者何國。聞爾國人人自由。胡不自保其室家妻子。乃以小資僱人爲巡捕。用以武斷通衢。此又何耶。語已。狂笑。繼復笑。余算學之劣。謂余言黨派。所評鷲殊未盡允。若彼偏見之人。其弊祇在一己。與人胡涉。乃必摧抑其氣燄。改易其宗旨。以就繩墨。不爾至不能容其身。此政體又寧可問。直野蠻之政府耳。試問荏弱之人。胡能自立於國中。安知枯坐室中。不卽有人投毒死之。此沈寃又胡能自理。皇帝駁詰已。忽詢及貴人行樂。余告

之。則又大悅。曰。人生安享此樂。爲年凡幾。一年中又凡展拓幾時。爲行樂地。是否就其產之豐歉。定樂之多寡。且汝所云貴胄。是否以其機智。盤踞要津。下黨秀民。內媚近習。以固其位。自防其失。蝕人以爲得。及聞余述百年前之歷史。則尤駭愕。謂此時直一叛亂嗜殺革命囚拘之世界。效果所成。貪也。淫也。僞也。悖也。忍也。殘也。狂也。褊也。伎也。爭也。陰毒也。好名也。此時之歷史。特繪此種種之僉壬。余爽然無以應。又明日入朝。皇帝復窮詰余言。彼此互校。且置余於掌中。以巨指摩余背。此時之天顏天語。余蓋無時忘之。帝曰。小友。爾殆謬爲頌詞。稱揚爾國。爾聰明。宜能辨天下愚惰狂謬之人。而深惡之。不知彼等卽攢聚而成爲立憲之材料也。凡國家立法。何嘗不明析而詳審。而行法者。乃以意爲高下。以自圖其利益。隱身其中。用以整人。吾今試論爾之憲法。宗旨未嘗弗佳。以吾意度之。殆已爲小人剝蝕其半。餘又以奸欺之事亂之。遂成節節流弊。自表面觀之。固自轟烈而光明。實則腠理大與初意相戾。想彼行憲之人。品德自高。謂能經國如是。卽欲博侯封。尙無須此品德也。爲文人。尙無須此學問也。爲將帥。尙無須此勇敢也。爲臬司。尙無須此廉潔也。爲廷臣。尙無須此愛國也。吾黨可以一人兼而有之。其誇詐亦云極矣。卽以爾而論。半生均在游歷焉中。更事已多。吾甚願爾勿歸故國。省無限之觸目而傷心。

吾聞爾所言。心滋弗適。乃深歎此么麼之輩。蘊毒至深。如蛇蝎焉。竟橫行於地球之上。可哀也哉。

第七節 記葛利佛愛國語 爲王畫策王不見答 大人國主憚於政要 教育失當且不

求進 記法律與陸軍營政 黨派

余書固拙。然有不得不然者。以余生平積憤。必欲一伸耳。矧余之居此。旣歎且笑。王遇我厚。余初無譏刺之心。顧有不能不言者。余初舉吾至愛之宗國政要與言。而彼乃鄙夷如是。余甚憾之。想吾英之士。讀之。其傷心正復如我。以我之處此。爲辱至矣。時帝絮絮問余。余剖心瀝血告之。帝仍弗動。然亦帝弗聽。故不能不作妄語以熒之。至於言過其實。實則吾愛吾國。乃盛稱吾國。訊鞠之公。亦以古史流傳。余不能不拾以告帝。凡吾國敵愾。咸匿而不宣。惟述吾宗國之美德善政。張皇爲奇燦之詞。冀此國中政體。當更革而從我。因與帝議論久之。卒乃弗聽。然亦不能不曲宥其短。以此國立於世界之外。遂不審地球上尙有他國。吾國雖有大利。彼蓋未嘗一見。見旣弗廣。所施於政體者。遂偏執不可濬淪。且深斥吾歐之文明爲多事。以帝無善惡之辨。幾不知世之有薰蕕。責之以人極。宜其不悟。若更述其學問。則尤譴陋。若振筆詳書。則讀者又將弗信。余爲禹公。甚欲貢能於皇帝。乃述吾三百年前製彈製藥之

法。及炸藥之能力。言山石屹立。藥發可以立敗。土石四飛。如塵霧焉。又厥聲如雷。並述此藥之妙用。推入銅筓之中。膛中立出火球。其迅若飛。無物足以與之抗撓。彈之最巨者。匪特連營皆燬。高城厚垣。亦且立圯。艦亦可沈。即艦載千人。亦立沈諸海底。設連艦以鑽彈至。桅檣舵樓。將並人皆燼。吾歐嘗實藥於器。瘞諸圍城之下。藥炸。土石盡飛。雖重樓大廈。均星落無復片椽足拾。居人一觸。立糜其軀。合藥之法。臣能爲之。且爲費弗多。臣尤能審工料之多寡適均。苟召工匠。可以示意。彼爲炮膛。大小與國之器械稱。砲之絕大者。得一百尺足矣。設能爲砲至二三十具。配以藥彈。試之最巨之城墉。數句鐘中。當立圯。即京畿亦不難破。陛下苟永圖專制。則必仗此。庶可永保其壓力。自尊於寰中。此策蓋余悉其所有。貢其愚忠。亦以報皇帝之恩遇。帝聞言。乃大駭。指予謂此。眈眈小豸。乃有不凡之思致。且此一捻血肉之區。言此流血之事。乃毫無懼之狀。不知余之所言。特尋常見地。無異能也。而帝已大驚。言曰。若爾所言。直人類之蝨賊。創此者。罪不容於死。蓋帝之於此。殊不謂然。此外尙有數事。如新巧之手藝。帝略許可。而鑄炮之事。則立斥其妄。且謂余曰。汝纖弱如是。乃敢爲大言。後此更敢以此進者。爾當自惜其命。意謂更言者。殺我矣。嗟乎。帝之魯鈍無識。宜其聞善言而不納也。願帝雖頑固。而亦有可敬可愛者。

帝局度至大。學問絕精。部署國政。悉歸允協。克信於兆民。臨政不爲狙詐愚民之事。純以直行。此在歐洲之人。夢想之所弗及。而天心尤右其人。乃安然爲國中之元首。自由之領袖。平章百姓。海宇承平。無有寇警。余之言此。初非實諛皇帝。正以皇帝之聖德。有足令余服者。以詞尙體要。故書中約言不爲絮語。卽彼政治中有流弊者。余亦舉之。彼非不改。實屬無知。則亦不足深責。若吾歐者。治劇理煩。悉心講論。政治自成一學派。彼則無之。余尙憶一日與皇帝談及歐洲論政之書。可數千卷。帝乃不之信。反以度語刺余。言爲政安可施以權謀。於民弗信。非政體也。不知吾歐羣雄相競。不用詐。不足以自保。而帝乃不謂然。實則彼國閉關自守。猶然太初之治。無敵國外患。故亦不須詐力行事。但主忠信。凡處置罪人。與往來交際。一本之公。無所謂亂法而舞文者。醜風美政。余書亦不暇殫述。帝謂余曰。孰能取雙穗之禾。二莖之草。種之一處。而能令此禾並莖。駢爲一莖者。蓋人心止忠信一端。亦忠信已耳。胡爲參以詐力。俾爲兩心。一人而具兩心。惡能生耶。果能爾者。則其人足以一人之精神。管此全國。試問其人爲誰耶。實則此中學術無多。首德行。次歷史。詩歌算學而已。惟此數節。令臣人自勵於峯極。餘無他學矣。此外則農政工藝而已。顧此二事。在吾英倫。殊無足重。若思想之妙。探幽逐微。則彼國人無一及我者。

彼法律之簡。等於國中之字母。國中字母凡二十字。而律例之條。則每條竟不及二十二字。甚至數言而已。其法至簡無上。而百姓之醇。毋須增律。亦自不壞法。即亦無過問者。平民若私抄國律。罪在弗赦。國中如有判決。見證不過數人。以人人純而無機。未嘗恣爲談鋒。以亂黑白。故亦不須取證於衆口。其國讀書。亦解印刷。制略同於支那。古今無分。遂泥古不化。墨守舊法。至於老死。國中藏書寥寥。史成中藏書不及千卷。度之高閣。寬可一百二十尺。余恆假書讀之。皇后供奉之匠氏。爲余作機器。高二十五尺。狀如雲梯。橫徑可五十尺。隨在可以移動。梯跌高逾將根十尺。展卷依牆。余讀時必登梯。以面就書頂。次第讀之。自右達左。或八步或十步。始一句讀。以目力與行數相埒。然後讀之。且讀且下梯級。一篇既竟。以人翻其楮葉。更讀之。爲勢頗易。紙之厚薄。類博戲之葉子。寬可一丈八尺。或二丈。句讀至清。洽無鉤棘幽奧處。文法簡明。凡非扼要之言。概從省節。余讀至數部之多。其最愜心者。則其歷史。及性理之書。中有一小篋。藏之小保母室中。侍媪筦之。此媪殊有學問。風貌甚肅。於性理之學至精。待人以誠。書中所論。則謂人類弱而無用。殊不足重。或婦人視之重耳。余莫名其所以。深怪此著書之人。乃大幽晦其旨要。大類吾歐之性理家。亦謂人生至弱。直不如富商。能自圖其生。人乃須人而活。其生也不

能自保。必待父母而保。觸寒輒死。則質荏可知矣。然亦能勝諸生物者。智力勇力皆勝。且有先見之明。而加之以勤敏。畜則無之。顧中古人格尙高。叔季則澆訛難信。較諸前人。幾類不期而誕者。由是推之。似古人軀幹必偉。此史册所載。尤得諸古老之傳聞。余且於地中恆挖得絕大之顱骨。較吾人巨至數倍。想彼前徽。必英偉殊特。非可言喻。即使飄瓦觸顱。而亦無恙。桀石投之。仍若弗知。納諸小溪之中。亦僅及其踝。凡以上所述。皆言生人養生及處世之道。茲亦不復贅矣。余讀其書。細揣作者意旨。直爲性理之學。推演至深。足知生人無自足之日。以此國人偉碩如是。尙不自足。猶欲追慕古烈。此亦生人應有之思想。能造何許者。乃欲爭進而追尋之。苟揭此議論。以示吾人。必且斥爲不根矣。若國中陸師。據帝自言。有勁旅十七萬六千。騎士三萬二千人。此外尙有後備兵。均出商賈農工。徵召時。主兵者均出貴族。不俸不犒。營政肅然。主將有功。輒謙抑不敢自詡勳烈。至所部欽服主者。與寄身兵籍。余則不能詳悉矣。但曾見拉布羅格拉廣隊。嘗大操於荒田中。田可二十哩。兵數步二萬五千。騎六千。余立人掌上觀步兵。眼光已蕩漾。不審其數。更觀騎兵。則幾不見其頂。以馬高已十丈。並人幾上轟雲霄。忽聞主者號令出刀。騎士果拔刀於手。閃耀幾滿空氣之上。余腦力小。亦不能形容其大。但有贊歎。覺此刀光

所及。如萬電爭鞭。四望皆是。余心服皇帝神勇。乃能馴練陸軍。至於如是。彼無敵國外患。而用兵乃如是之神。因亦莫測其所以。已而知之矣。余馴習其議論。浸淫其歷史。蓋其政府與國民恆忤。貴族攬權。齊民好自由。而皇帝則志於專制。此種人爭競雖烈。然尙有國憲。至於憤深怨極。始奮然起爲文明之戰爭。如是者數。幸此先皇能軍。且力持公道。亂事始定。遺制貽此憲兵。貴賤均以爲可。國家精神。乃專注此軍矣。

第八節 皇后行邊 葛利佛隨扈 躡空去此國 歸英倫

余此時有動力。冀得一日之自由。顧雖如是。竟莫能自脫於樊籠。百思不得其策。似無冀矣。余前附之舟。爲橫風所引。至此海濱。爲國中第一次所遇者。帝得余以爲奇。詔勅邊吏。謂後此更遇是舟者。悉錄其人。以車至京輦之下。帝意欲得一婦人。留種於其國中。而余心則殊不謂然。深不欲留此遺孽。爲彼國代燕雛之玩。若吾種蕃庶。則必轉相市鬻。用爲玩具。顧余之至此。見待殊渥。帝后已加省恤。廷臣亦咸推引。而自顧一身。與彼國人軀幹。相去殊遠。日抑抑弗樂。且余身外尙有長物。拋棄宗國。無時或忘。帝后賚賜珍物。余咸藏之。甚冀與種人接。長日談讌。都無恐怖。不似在此巨靈國中。纖小如蟻及乳狗。

之屬。懸經人蹴履而死。一日余得救乃出所期之外。事雖奇而實常。可笑也。余客此二年矣。第三年之春。余及小保母隨扈帝后行。幸於南服。至於海濱。余藏身行匱中。寬可十二尺。且囑匠氏爲懸牀。懸諸匱之四隅。以備馬上動簸。不至眩暈。余計身臥懸牀中。縱極簸我。或得一夕之睡。匱上作小竇。納此空氣。蓋此身臥懸榻。開竇吸取新氣。雨則閉其竇。設板爲機。以備啓閉。余行次。帝駐蹕行殿。殿在佛蘭佛拉斯。亦巨城也。去海可十八咪。余與小保母罷頓已極。余道中感冒微病。小保母尤劇。余甚欲一觀滄海。計得海時。或乘機逃。時乃僞病。人以告皇帝。帝許出至海濱。吸取天氣。命侍者攜匱至海濱。並守吾匱。而小保母殊不謂然。且縷縷語侍者珍衛余。勿致淪沒。別余時。痛不可止。如得警兆。知余弗歸者。此侍者遂挾余匱行。行半句鐘。已離行殿。至海濱。巨石之上。余呼侍者置余匱於石上。大啓其窗。四顧海上。有無來舟。厥心至悲惻不可止。亦覺實病。因囑侍者守余。余將小睡。冀得愈。乃上懸榻。侍者閉余窗。余就榻卽寢。迨後此方知余脫身之故。是必睡後。此侍者向石隙中取鳥卵。蓋其閉窗時。視余已睡。以爲暫置可無虞。詎渠方去。余斗醒。聞有巨爪攫余匱上之鑲。鑲本備以引繩於車上者。余在匱中。覺匱已凌虛如飛而上。其第一次動時。幾掣余墮於懸榻。過此少徐。余大震而號。乃無一應。余即窗隙窺之。

已在雲半。耳中但聞巨翼鼓動之聲。思之知此身已處危地。匱上之鑽已在鷹喙。鳥意欲擲余於石。猶海上得龜。擲石碎甲而得肉者。鷹素善嗅。嗅得其可食者。必攫而食之。余伏匱中。匱厚可二寸。鳥尙嗅得之。亦奇矣。已而鼓翼愈迅。余匱高下空際。猶酒帘顛於風中。有數巨聲。作爭攫狀。因思鳥必舍余而報啄之。已忽警然而墜。其迅至於不可以道里計。余此時呼吸盡閉。有巨聲發吾下甚烈。耳爲之震。聲逾於尼加拉之怒瀑。既下。窗乃洞黑。已而復明。余自天窗中得光矣。蓋此匱已落海中。余匱及身與物。並匱左右上下之鐵板。爲力頗重。下沈可五尺。余思前鷹喙余匱時。必有數鷹見奪。此鷹乃力與爭。幸匱堅喙不能支而墜。觸浪仍完好。匱壁嵌處。均以旋螺之釘。窗戶亦抽提上下者。其縫至堅。水亦弗入。余力起於懸牀之上。啟其天窗。引空氣入。以此時頗覺氣窒。余在空際。頗思吾摯愛之小保母。別逾一旬鐘。乃終不相見耶。余雖履災患。然亦悲戚此小保母。思吾身果喪者。其獲譴於東朝必甚。後此聖眷將不問可知。舉天下冒險之夫。咸不類余。旣念舊恩。復防碎匱。即弗碎者。風盛亦且覆。或玻璃破者。水入亦死。視力所至。百計竟不能全此小窗。此時裂縫水入。余力塞之。幸窗外鐵網尙壯。願匱方搖流海上。余終不能登匱而坐。果得出。或緩須臾之死。然即勿死。久飢餒亦不得生。余夷猶悲慨者。可四句鐘。

每分鐘中。輒豫計其收局。時匱背有雙鑲。本以用穿貫皮鞮。備遊歷者。余在萬種蒼涼中。似有所聞。即在匱背之鑲。鏘然作巨聲。已覺此匱似爲人引。匱退行觸浪。浪花高於窗眼。余忽得萬死一生之望。計救我者。果屬何人。因拔起小榻之旋螺釘。寘榻於天窗下。以口仰竇大號。備操各國方言。且出素巾。繫小杖末。出竇而揚。意得舟者。必知是中之有囚客。顧余累揚。乃無應者。而匱行水面仍不已。相去可一句鐘。覺有鑲之匱背。已觸堅物。作巨聲。又聞有巨絙觸余匱下。匱竟高舉。可三四尺。余復高揚其中。張吻呼援。聲發。有應之者三。余驚喜欲狂。至不能述。時應者之聲已。似匱上有人動履。且伏竇操英語。曰。此中何人。余即以英語報之。曰。此中人所遭。乃出意料外。乞諸公脫我於囚拘中。答者曰。吾輩爲君。縛此小屋於舫次矣。時船人發令。以匠氏至。開匱上巨竇。引余出匱。余曰。毋須。請君以中指引此巨鑲。舉吾匱。寘諸匠氏艙中。足矣。船人聞吾語。以爲狂易。且鼓掌而笑。余始悟此語。蓋對巨人語。今誤對英人語也。此時匠氏果至。開余匱上方。圍可四尺。下繩梯於匱中。余就級而上。余此時已不勝其疲。船人見余咸愕。叩余作千餘語。余均不能答。以余腦筋已亂。覺眼前所觸。均樵僂人。余之眼光所習。本均高逾巨靈。今乃接此眇小者。轉生其疑駭。船主曰。威可斯。爲許拉伯鎖人。忠懇而樸齷。見余作欲暈狀。乃

寘諸其艙室。出甜酒飲余。且將余臥其榻。敦勉余以偃息。余未臥前。示船主以狀。言余有寶器。在此。中爲值當不貲。匱中茵褥。及繩牀。與小几二。案一。篋筒一。尙有囊橐之屬。懸之壁端。均絲苧所爲。衆苟入匱。爲吾取此。其中有奇駭之物。足以寓目者。船主忠實人。初聞言。殊以余爲狂易。然尙察納余言。因卽慰余曰。諾。已而至船上。麾舵工入余匱。余已昏睡矣。物旣畢取。惟二榻一案。足跌均有旋螺。舵工力起之。有壞者。已而匱中木片。亦間取爲船中之用。匱中物遂空。將沈此匱於海。於四圍鑿空。令受水而沈。余幸偃臥不之覩。苟見之。則當悲涕不可止。以斧鑿交下。余當歷歷憶其前事矣。余酣寢至數句鐘。夢中恆見脫險事。已而遽醒。神思大壯。時爲夜中八句鐘。旣醒。船主令將晚餐至。防余餒而就死。且待余絕。仁慈有禮意。見余睡足稍平貼。不似前之昏瞶。而詞氣亦就緒。時余室一無他人。惟船主與余。船主始叩余以游歷之事。胡以身納巨篋之中。逐波而流。且言本日十二句鐘時。以遠鏡窺海。似有物。意其舟也。與所行之軌道同。急欲趣前市糗餌。迨旣至。知非舟。遂遣舢舨就矚。爲何物。使者歸報。言有高屋浮沈水中。吾聞言大笑。遂自以舢舨至。令舵工挈巨纜行。是日和景明。海靖不波。吾自把舵三周。此高屋。窗戶歷歷皆見。且見屋後無窗戶。但有巨環。因以巨絙繫此環。引之歸舟。旣近舫次。復令下繩。

縛此屋隅之鏤。以力縮之。令勿逐流而去。且備傾覆。更以繩力引。加以轆轤。令上。舵工力掣之。僅升二三尺。吾始見屋脊上。有素巾高颺。即知此中必有人。患沈而爲此狀也。余聞言至此。即曰。足下見高空之上。有巨鷲高飛乎。船主曰。此事方君寢時。吾已與舵工論及矣。舵工曰。吾見之。其大無倫。鼓翼北去。較諸常鷹殊巨。吾以舵工之言爲誕。彼鷹橫絕九霄。自下測之。安知其巨。余知此理。船主未能悟也。因問船主曰。足下拯我時。去大陸幾何。船主言。去岸可一百英里。余曰。足下誤矣。吾從空際迴翔。去陸僅二句鐘。船主聞言。又以余爲癩動。乃以言慰我。令憩。以寧吾神。余告船主曰。得足下賜食。精神已復。如無病人矣。船主聞言愈疑。曰。君所言顛倒。意其獲罪。故國主納君於板屋。而投諸海。罪迷惘。故出言無擇耶。蓋地球之中。恆有國度。處置罪人如此。船主言時。似悔拯此罪人於海上。語次似云。苟得海岸。即寘余於陸。余更欲有言。恐船主愈疑。乃述余行跡於舵工。尋復告船主。以篋中有信物。語時手足皆動。衆見狀愈恐。余懇懇乞船人靜聽。勿躁。乃備述余去英至大人國事。咸無遺漏。天下事果出情實。則聽者亦動。船主頗欲究新異。此時似有所悟。乃亦以余爲實言。余復欲取證。余言。請出余篋。中有鑰匙。藏余身。可以對衆發視。船主聞言。即曰。篋已久度。吾船矣。尋覓至。余對衆出曩所遺物。不期生平所

歷之奇險。得諸信物。竟發現於此。余先出髮刷二具。帝鬚也。髮牀則皇后之髮爲之。尙有針數枚。自一尺至於半碼。又有黃蜂尾針四。形類匠氏之鉤。此外帝髮數莖。皇后戒指一方。賜余時。即脫諸指端。加余頸上。余以戒指上船主。請以報贖。船主力辭。余復出足。眈視船主。則余親得諸宮婢者。大如蘋果。堅實無匹。此物。余後至英國。挖其中爲杯杓。鑲之以金。最後請船主視余袴。袴則盡一鼠之革成之。其最奇者。則奴厮所落之齒。厥狀至巨。船主意似欲。余立贈之。船主謝不已。此齒之得。余實乞諸瘍醫。瘍醫尙工也。小保母之奴。病齲齒。醫立拔之。旣落。余去其血腥。藏之。齒長經尺。橫徑可四寸。船主受之。頗樂。囑余抵英之後。畢述所遇。登之報章。俾衆知之。余自念遊歷幾遍。爲書至夥。所遇無非奇者。所患人將以余爲讐言。姑以悅排悶者之心目。實則余之所言。惟不遑敘草木鳥獸野蠻之風土。專叙奇迹。宜其見疑於人耳。余此時允船主以歸國。後必踐船主言。然船主頗疑余胡以發聲如是之巨。因問曰。爾面帝后時亦如是耶。余曰。吾惟居禁籟中二年。習知宮掖事。帝告其近習。但作小語。吾聞之。已如雷聲。故余與帝問答。亦須奮作巨聲。如吾國教士踞塔上呼市人者。然此聲猶須距案與帝言。或立帝后之掌中。吾語方達天聽。雖然。尤有異者。方吾登舟時。舟人環集。吾習見巨人久。幾疑目中所接。何以有是蟲。

豸。蓋眼中光線所射。恆對巨人。至忘吾身之自爲種人。迨鏡中照影。始覺吾與彼國人。大小幾判若霄壤。船主亦告余曰。當君飯時。厥狀甚異。見之失笑。良不解君之詭狀。意必腦筋亂耳。余乃告船主曰。吾惟習於巨觀。故見船中所陳盤盃。直同三辨士之小。一火腿之巨。在彼中直一口噉之。酒盃之大。曾不能如小核。推之百物皆作此比例。方吾被寵時。皇后下教。謂凡余所需。均以見賜。然吾心尙未足。船主聞言。譏余曰。然則足下之目。直大逾吾腹矣。願足下奇餒經二日。似胃口已弱。不能吞巨物矣。又調余曰。吾意欲徑出百鎊。甚思更得巨鷹。懸君所居室於巨吻上。觀君入海。以爲奇景。且此奇景。令後人聞之。用爲談資。流傳於無既。船主初意以爲奇。然余亦有是念。固無奇也。船主本擬向東京海灣。今則沿道回國。過東北嚮。至北緯度四十四度。在東經一百十三度。道遇貿易風。二日。此爲余未蒞舟之前。迨余登舟。卽南嚮行。久之繞新荷蘭島行。船嚮則由西南而西。又易嚮爲西南。旋過好望角。海路極平夷。余不更敘余日記矣。船至海埠。船主卽以人登陸。市食及淡水。余則居舟弗出。至於英國海峽杜安斯時。已爲一千七百零六年六月三號矣。計余去大難已九閱月。余盡留吾物以爲船值。船主弗許。力矢一錢弗受。余乃珍重別船主。且要船主至余家。余家故居且特夫。旣登岸。以五先令貸一馬。亦假諸船

主者。沿道觀故鄉風土。覺山林樹木。人民牲畜。均小。自念。余豈復至利里北達小人國中耶。又頗防足下踐小人。且行且呼辟道。意余猶在小人國中。防馬蹄蹴踏。踐人顛也。既抵家。審視門閭。呼侍者。啟扉。自以爲身巨無倫。鞠躬入戶。如鵝之入柵然者。余妻疾出抱余。余自以爲長大之軀。忽蹲身下接吾妻。然已隄吾妻膝前矣。吾女隄而視余。余竟無見。蓋余腦筋中。自以爲身且六十尺以上也。於是抱提吾女。迴視吾侍者。均如僬僂。因語妻曰。汝太擻節。乃身枯如腊。吾女尤藐。何也。今綜言之曰。歸家後咸以怪異日存其心。家衆則均以余爲狂易。時身爲習移。竟同世之好高者。自高至於沒齒。移時。衆知余所遇之異。始安然不以爲怪。吾妻極力勸余勿出。詎知余不幸。又出冒險矣。

